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二十四

鄧夢琴字晉山江西浮梁人乾隆壬申進士官漢中府知府有琳亭文集

讀史記樂書書後二

一

讀史記樂書書後三

一

讀史記吳太伯世家書後一

二

王鳴盛字鳳喈號西莊江蘇嘉定人乾隆甲戌二甲二名進士官光祿寺卿有耕養齋集

曲沃縣志序

四

張芸墅詩集序

四

張少華詩集序

五

家盤溪小停雲館詩集序

五

西林寺留碧軒記

六

重濬常熟縣福山塘記

六

明左副都御史陳公祠堂記

七

海州知州黃君墓誌銘

八

國朝文匯

卷二十四

目錄

泰安府通判衛君墓誌銘

九

茹敦和字未詳浙江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和縣有文集

牟康民傳

十一

孝靖倪先生傳

十一

楚兩節婦傳

十三

翰林院檢討夏先生墓誌銘

十四

朱筠字竹君號美叔又號笥河順天大興人乾隆甲戌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有笥河文集

大宗間代立後議

十六

莫氏詒穀堂記并詩

十六

黃進士本田蓼義圖記

十七

山右三忠祠碑記

十八

和州二薛孝子祠碑記

十九

洪烈婦祠碑記有詞

二十

紀張孝子事略

二十一

書羅烈婦事

二十二

書烈婦景事

二十二

錢塘吳氏家傳

二十三

邵念魯先生墓表

二十五

陳夢元

字體齋別號春江攸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有杓景雙江別業春江詩文集

邵鄭之學論

二十八

杓景自序

二十八

贈休甯戴東原先生震敘

二十八

送刑部郎中姚姬傳鼎南歸序

二十九

讀申鑒

二十九

書陳桃文先生四書文彙後

二十九

書漢平帝紀後

三十

書元后傳後

三十

書益部耆舊雜記後

三十一

書李漢輔臣贊後

三十一

書阮籍傳後

三十一

上茶陵彭太老師啓

三十一

記白雲山人事

三十二

國朝文匯卷二十四

讀史記樂書書後二

鄧夢琴

樂書之附以樂記何也曰漢之禮樂大抵皆襲秦故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續以樂記蓋特陳其義也其義奈何曰先王之作樂也至於天地訢合陰陽相得其由寂而之感者要必懼以終始然後節性防淫宣化平心而無憾焉故發端以虞書周頌合乎此者也其繼以齊優鄭音殷紂秦二世反乎此者也審是而漢代之樂可得其升降矣今其被之管絃綴兆者雖不可盡觀而載於班馬二書者尚可因緣而攷其遺也三侯之章楚聲也協律都尉中山倡也太乙天馬之歌秦音也至於房中樂亦楚聲也郊祀十九章他且勿論而首章眾婢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之詞果可殷薦以配祖考哉故史公既載汲黯之言以著其失而復全附樂記之文以明其義之精微廣大如此皆漢樂之所無也然則其所為趙代秦楚之謳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者非皆所謂弱音乎武帝為汗血駒而窮兵大宛其太乙貢兮天馬下則邊事之始也天馬來兮從西極則黠武之極也與周之散軍郊射擗笏脫劍者異矣若是則作樂者之志荒矣雖使伶倫吹管后夔典樂州鳩守官舞韶濩之節奏雅頌之章其能鳳凰儀而百獸舞乎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蓋直已陳

德之本已失矣。故於魏文侯賓牟賈子貢三問整齊其文而錯綜其義。殆有屬辭比事之諷焉。而非拘文牽義之所能盡也。其終之以師涓師曠之鼓琴何也。樂本清性。淪肌膚而浹骨髓。雖人往風微。而其響不絕。若樂隆德薄。而其效不臻。其相感者微矣。是故始之不可不慎也。

讀史記樂書書後三

師乙告子貢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夫子夏既言齊音。驚辟驕志矣。淫於色而害於德。與鄭宋衛同議。而歌之者果何謂乎。且齊既同列於風矣。豈表東海者。復特殊於十五國乎。或曰。子夏所言。其音也。師乙所言。其詩也。音與詩不同。然聲成文。謂之音。即未有舍詩以為音者也。然則師乙之言。何居也。曰。齊當作魯。蓋文之訛也。上文頌雅風。既以序次矣。茲商魯亦各以其類從。立言之體宜爾也。且夫所謂宜者。非但直已而陳德亦各以救其偏也。商詩嚴肅而駿厲。肆直慈愛者宜之。所謂沈潛剛克也。魯雖僭頌。而其體仍風。猶有禮樂教化之舊焉。故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此真三代之遺聲也。溫良能斷者宜之。所謂高明柔克也。若齊俗則功利矣。其人則僂疾矣。其詩十一篇。二為遊畋。五為男女之辭。達於聲而比於音。所以驚狼辟。越而志意驕逸也。於此而令強立不反。遇事能斷者。賦焉以見。

志聽焉以平。是性下者而教之以佩弦。體強者而樂之以猛劑也。宜乎不宜乎。若既已沐浴而歌詠之。而猶能如魯之涉渡者。壯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其衰也。長老與幼小相讓。能乎不能乎。或曰。南山敝。苟倚嗟三詩。兼刺魯也。不得為齊病。曰。其事則齊事也。其人則齊人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主祠為巫兒。則其淫於色而害於德。所從來遠矣。非學者所宜歌也。然則風有正變。歌風者又何以云宜也。曰。歌詩者。或以意逆志。或斷章取義。若端冕以聽采唐。贈芍之章。其能不失正直清廉而謙之體乎。然則宋音燕女溺志。又何以云也。曰。師乙所陳者商也。非宋也。或宋後有詩。而采風不錄。或宋詩仍昔。而其志已溺。固不得以後而累其先也。然則先儒何以不之及也。曰。此節本有錯簡。鄭氏既據史記正之。簡錯者。其文因之。而舛固也。且禮經之假借轉注。以求其義者多矣。何獨異於此哉。

讀史記吳太伯世家書後一

世家三十首太伯列傳七十首伯夷。或曰。貴讓也。夫君子大居正。無論魯隱宋宣之事。說經者互有異同。即如諸樊兄弟之以速死為勇。陷禍數世而未靖。豈當於立言之意哉。然則奚為不首之以周公之聖。尚父之勳。陳杞宋之三恪也。曰。太史公已自言之也。伯夷列傳曰。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其凡例也。

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其指歸也首伯夷所以自況也然則太伯心類夷齊讓國而仍不失國惡乎同曰史公志附青雲矣太伯非其倫也延陵季子其度矣乎傳太伯所以傳季子也傳季子亦以自況也然則將亦如公羊之以其讓國而賢之乎曰非也宋不以自夷而霸曹不以子臧而興衛不以公子郢而止亂也何賢乎季子曰春秋自隱七年以後紀來聘與出使者多矣而季札轍偏齊魯鄭衛之都交其賢人君子察其理亂治忽如親見之固非保姓受氏者所克諧也寧俞之不答湛露彤弓也穆叔之拜鹿鳴四牡皇華也韓宣子之識易象春秋也鄭七子之賦詩見志也猶曰中國禮樂之道也而季札僻處南服縱橫十五國之風上下六代之樂能曲折而知其意亦非則古稱先者所克逮也然則史公之情可見矣其離耕牧而南遊江淮浮沅湘北涉汶泗鄉射鄒嶧奉使巴蜀略叩笮昆明遊遍天下矣殆與歷聘上國者之跡同矣其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者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矣殆與請觀周樂者之學同也非所謂同明相照同類相求者與嗚呼自諸樊下逮夫差至於黃池爭長天子賜胙赫矣不旋踵而與當世之后王君公同其湮沒孰與夫棄室而耕生無赫赫之榮者而文彩焜燿垂令聞於無窮也然則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季札雖讓不因附太伯而始顯則世家言之以季札重非季札之藉世家言以傳也此

史公立言之意也

曲沃縣志序

王鳴盛

曲沃於春秋晉宗邑也。自昭公封叔父成師于此。其後併晉。遷于絳。獻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為城之曰新城。傳之景公十五年。遷于新田。復命新田為絳。以絳為故絳。實魯成公六年也。自是終晉之世。皆居新田。云漢志聞喜故曲沃。武帝更名絳。晉自曲沃徙此。絳水出西南。續漢志晉志並同。其時未有曲沃也。北魏始有曲沃。與聞喜絳並。而折絳之新田置也。自隋以來。皆因魏。是故今之聞喜。古之曲沃也。今之曲沃。古之新田也。舊說相沿如此。吾友湘潭張坊和五令曲沃。輯縣志四十卷。獨駁去舊說。以為古曲沃不當逾絳出汾澮以南。且武帝紀謂帝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蓋左邑亦古曲沃境。故地志遂指聞喜為曲沃耳。反覆考之。當以今縣治西南數里之故城為古曲沃。而今縣治內有晉世子墓。當為申生所居之新城。其新田則今縣治西三十里有地。猶呼新田者。當汾澮之交。正與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惡者相合。君之說援古証今。博辨無礙。聞者雖疑且駭。君不為奪。予方繫官京師。惜未暇從君眺覽。登陟於其間。據所目驗。實諸傳記以辨君說之是非也。夫牧民之事。蓋有急於考求古迹者矣。務其急者。則其緩者。恐不能兼舉也。今之為吏者。未必皆能務其所急也。乃其於所謂緩者。亦遂汲汲焉。若不暇以為。何哉。君在曲沃六

年方以課最入。觀來京師與之語。於其一邑之利弊。因革。罔不條舉。縷縷然如君者。殆洵能勤於民事。克稱厥職者。與大吏以君書上考。其真名實相應。而無溢者。然則援古證今。考正傳記之訛謬。此蓋君之末與視今之為吏者。若相逕庭矣。彼新田新城古曲沃之是非。予固未暇辨也。聊為論著其說而歸之。

張芸墅詩集序

癸酉冬。復有出山之志。至京師。未數日。得吾友王穀原。又數日。得張芸墅。予居椿樹巷。芸墅寓隔一巷也。與穀原數過焉。其時予所與遊者兩人而已。其恨其少。未幾芸墅別去。明年穀原去。自是以來。至於今。居京師八年矣。而所得之友無幾。然後嘆前者旬月之間。而得兩人之為甚多也。芸墅有才子曰壽。既入翰林。從予遊。奉芸墅全集以來。凡千餘篇。予發而讀之。益聞所未聞。芸墅矜超超邁。即之溫溫然。而胸中布高振奇。羞與齷齪伍。故其詩有逸氣翔視。橫拂側出。於行墨之外。而不可羈約也。性好佳山水。登筮所至。捫巖歷壑。出窈入冥。故其詩刻劃崖竅。妙於形似。讀之者不啻披圖畫而得臥遊也。以朋友為性命。死生契濶。白頭如新。故其詩送別懷思。贈酬和答。惻款敦素。情餘於言。一往而深。迢迢盡盡。使人味之無極。聞之動心也。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耶。或謂近代宛陵之詩。長於解悟。嶺南之詩。長於風力。芸墅生宛

陵官嶺南風流之所漸見聞之所涉亦有以助之夫芸野之胸中固自有詩縱居窮鄉絕域何必不工獨其好之也專取之也博居鄉時輯宛雅一編檣檣宣州文獻略備以寓其尚友之思過嶺後偕蘇瑞一羅天尺輩攬環結佩好事者為繪論詩圖以傳於時所謂不薄今而愛古者蓋芸野之性情在焉顧予與芸野京邸暫聚大海萍萍數載不可復合何日復相與酣嬉歡噱如椿樹巷時乎

張少華詩集序

憂悲愉喜夫人而有之光景物色隨所處而遇之惟工於言者為能極其所至而傳之若此者才為之乎情為之乎情不深則無言或強言之人弗感也然則情者言之本也才將緣是而萌茁焉雖然請言其用夫遠古之謠諠感歷而不能成聲才未開也小夫女子片言極致而無以與乎文章之觀才有所囿也即使爛然其體入著作之林矣而猶或甘辛異宜丹素各適無他其才偏至而止也是則能達其情者非才不為用有深於情而絀於才者矣未有才之至而無情者也才之用也廣之為滄溟細之為溝竇高之為山嶽碎之為璫珎壯之為武賁弱之為處如華之為雕綺素之為布帛自非懸解超覽之士孰以與於斯乎今世之詩人多矣吾友張少華之才之妙蔑有能兩之者也其體氣故高格復日變而不窮含洪并纖鎔為一器譬之天孫

五色之雲錦。化人九天之歎嘆。機杼獨出。珠玉隨風。茲非其才為之與。張子齒未逾中年。遊不越千里。所更涉之憂悲愉喜。物色光景。宜若無多。而挹其波瀾。若無涯際。自茲以往。讀書日富。更事日深。解悟日遠。元微之稱少陵。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若夫亦何足為張子難哉。我國家景運懿鑠。文思橫被。人才蒸蔚。如山川之雲氣。春夏之草木。由牙頰傳羽翮者。麻列藝林。而張子適生其時。海內愛才者。將舉裳以就焉。而予以蹇鈍之質。憑載而觀。即張子一集。而卜人才之日起也。歡賞欣慕。不能自已。輒從而誇歎之如此。

家盤溪小停雲館詩集序

襄子與盤溪山遊水泛。靡日不同。泊子浪迹四方。北則齊魯燕趙。南則荆楚閩越。與盤溪別甚久。而盤溪居閒養病。品日高藝。習工士林。交推重焉。予服閩里居。始得與盤溪復尋宿好。讀其詩。已哀然成集。直將追踪前哲。不僅雄長一時已也。昔人論吾家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蓋詩人之作。繪形於色。象之外。寓意於煙墨之餘。實與六法宗旨。相為表裏。古之兼工詩畫者。摩詰而外。坡仙米顛。及趙吳興董華亭。其尤也。而吳中則莫如待詔文衡山先生。予觀其甫田集。清真古淡。詩品之高。與畫品同。千百年後。挹其清芬。有餘慕焉。而盤溪生衡水之鄉。私淑最切。願其讀書處為小停

雲齋即以名其集。盤溪書品固直逼衡山矣。而詩復峻潔幽秀。冲和妍雅。當更與甫田集並傳也。然則觀於盤溪之詩畫兼工。而或謂藝乏至者。不兩能。豈篤論歟。觀於盤溪之布風待詔。而或謂古今人不相及。不又成虛語歟。噫。人生歲月。飄忽前塵。影事無一可據。為我有也。惟翰墨文章。流傳最遠。此何良俊所謂衡山常在天地間。是已。回憶二十年前。予與盤溪聯牀話雨。拍肩把臂。轉眼如昨。而吾兩人皆非少壯人矣。盤溪獨能以其詩畫自寫須臾。留之藝苑。予不勝欣歎。遂為題其端。盤溪名廷奎。由名諸生。貢入成均。所居曰盤溪草堂。學者因別呼盤溪云。

西林寺留碧軒記

禮言內亂不與外難不避。如崔杼作亂。晏子不死。孫林父逐其君。蘧伯玉從近關出。是也。然春秋於孔父仇牧。皆大書特書。以矜寵之。何者。患難死生之際。人之所大懼。苟能扶植名義。捐軀截脰。而不顧。雖揆之於道。或稍過焉。君子猶取之。況乎其合道者邪。吾嘉定人士。類能通經學。尚氣節。自明初王常宗以古文提唱。後復有歸熙甫。教授安亭。里邑之從學者數十人。最後乃有黃先生淳耀。先生以明崇正癸未進士。在京師。寓書其弟淵雅。謂諸進士見第一人及第者。嘖嘖口不置。士不為千百年一人。而僅慕三年中一人。器識庫陋已甚。先生自命素如此。頃之見國事日去。未除官。

歸越二年嘉定城破城西南隅悉荒原破塚有廢寺曰西林因偕弟淵耀入寺東西並縊倉卒弟反居右未絕遽呼弟不可先兄復下使弟居左乃死其安詳整暇比於易簀結纓靡媿焉亂定後家人得尸以葬而血迹散漬屋壁洒之不能滅迄今百年每陰晦則血全起朱殷爛斑若新涅然張太史南華因署其軒曰留碧設此壁毀後此數輒雖范土為之其入地猶當生丹砂竹箭必不化為朽壤也嗟乎當啟禎之際草莽虛聲之士分立門戶高自標置者何限先生方以文雄東南顧於一切立盟會角同異俱蕭然視若無有獨與二三君子守常宗熙甫之緒論講誦於荒江老屋中一旦時不可支從容赴義視平昔高談性命之學而臨難或至顛蹶而喪其守者豈不相逕庭歟先生歿後有龔智淵先生之子元端出家為僧於此以奉先生香火弟子陸元輔輯錄遺文以傳而予大父卓人先生實受經於元輔雖以予謫劣師友源流亦得私淑其傳用敢推明先生之大節而信其為春秋之所必許如此

重濬常熟縣福山塘記

常熟為縣舊號澤國南則震澤之水以縣為委輸而西北枕大江東接滄溟江海吞吐有二十四浦引其流以備旱潦其最大者為白茆浦次則福山塘塘起邑城鎮海門四十里抵江門溉兩岸田數十頃抑江海之蓄洩皆資塘塘塞閩邑俱病則仰是

塘者。幾數萬頃。明永樂間。夏司農原吉。姚黃門伯善。伍僉憲福。先後疏浚。久而復墮。萬厯中。耿侯橘始大濬之。侯纂有水利書。顧亭林先生數為精心農政者也。國朝康熙十九年。雍正五年。出帑金重濬者再。工小未復其故。且塘納海水。潮汐往來。一石而泥數斗。較他水尤易淤。迄今復二十餘載。遂為沮洳。蓋其害有三焉。無蓄洩之利。隔并潯。臻田以不治。害之最大者一。行旅不達。江北通泰二州。估舶貿易者皆裹足。其害二。福州白茆諸鄉。距城遠。民納稅結者。舟楫不得通。極負輸將。因重困。其害三。辛未之歲。郡守劉公廉得其狀。乃躬歷邑境。同邑令李君。相視情形。士民咸踴躍。願計畝出貲。以襄事。遂請於憲司。酌定章程。以法懲奸究之撓阻者。經始於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竣工。從城北門福履橋。至福山南門柵口。凡四千四百八丈。深六尺。面廣五尺。底廣二丈五尺。糜白金一萬三千一百五兩有奇。是役也。僉謂劉公賢終始厥事。以嘉惠兆庶。厥功不訾。公蹇然不敢當。既又念茲事不可以無傳。俾予為文記之。予惟農田者。民食之本也。水利者。農田之本也。言水利自秦漢以來。如鄭白之渠。樊惠之渠。咸傳為歌謠。足垂百世之利。宋元後。水利尤重於東南。築圩開浦之法。前人言之詳矣。惟海虞之水。前人皆首重白茆。而管氏之記。謂福山要害。不在白茆下。蓋白茆者。承震澤以入海。福山者。引海以溉田。

勢有並重不可偏廢也。然則復夏耿諸公之成績俾斥鹵化為膏腴劉公之盡心於民者如是可謂知本計也已。公諱懋雲南永北人乾隆丁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知四川順慶重慶山東曹州三郡。遷蘇州。今擢常鎮揚通道按察使司副使。

明左副都御史陳公祠堂記

陳公諱璠明成化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左副都御史以勲節著憲孝兩朝沒後賜葬華山。助其旁建祠堂列在祀典。後廢為僧舍。丁祭亦缺。康熙辛卯暨乾隆戊午郡守陳公中丞張公先後請復祀典。顧尚未有祠。享地祇就家祠致祭。不稱賢甚。丁卯歲裔孫某乃復營建。崇祠於丁香里。既成乞予文刊諸麗牲之石。予考公平生勲節卓卓不朽者大略有三。一曰抗法觸奸不畏強禦。一曰興利除弊功被生民。一曰運籌靖亂智勇兼當。公之在臺垣也妖僧繼曉以邪術進用憲宗惑之擢左善世發帑金數十萬於西華門外設民居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伏闕極諫廷杖幾絕復甦曉敗。擢都給事中。其後甯陽侯陳輔跋扈亂政內璫李興誣彭城伯張信欲陷以重法公復歷發其奸。凡所糾彈皆人所搖手結舌弗敢言者。而躡而復起不少挫抑。斯其守道守官非所謂不畏強禦者歟。湖廣貴州諸省界連苗彝多設防禦而邊將往往剋減兵食。邊兵又多虛名冒餉。軍國交病公被命往勘核虛冒嚴剋扣。於是將卒懾服。

他如請置天下社學。以端蒙養。請修吳中水利。以興農田。勘吉府之獄。而冤抑得伸。請理周王府之莊田。而疑案立剖。皆興利除弊之大者。若夫運籌靖亂之功。莫如平海寇。施天泰等一事。時天泰與其黨董英聚眾倡亂。所至攻劫。東南騷動。公嚴整水師於海口。用輕舟覘賊出入。乘其不備。襲擒天泰。餘黨悉定。蓋公之勲節可見者如是。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周禮司勲所掌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若公殆兼有之。而為祭法所必及者矣。既論譏其事。并系之詩。俾歌以侑焉。其辭曰。

公之立朝。猷猷嶽嶽。屈軼挺枝。神羊厲角。公之奉使。民隱是諮。勺稽歟決。咸獲其宜。公之龕暴。拉枯摧朽。枹鼓不鳴。用殄羣醜。公有成績。紀於太常。桑海雖遠。遺烈愈彰。琅桶既新。秩祀斯舉。牲醴肥香。登降拜舞。惟公有靈。風馬雲車。酹以三爵。公其來乎。

海州知州黃君墓誌銘

君諱建中。字懋德。姓黃氏。陝西咸寧人。由諸生中雍正乙卯選拔貢入成均。今

上御極之元年。廷試引見。命往江蘇。以知縣用。扈震澤。嘉定無錫。吳元和。長洲。陽湖。凡七邑。所至有惠政。在民乍擢州牧。未之任而卒。其卒也。以賑災理煩。盡瘁職守。馴至羸瘵。竟不起。殆幾於古者以死勤事之義。以故遠近咸哀思不置。方其在嘉

定也。懲豪強以戢良善。儲倉粟以備凶荒。濬城內清鏡塘。野奴淫呂野溝諸水。以濟行旅。資蓄洩人咸稱其治。可繼當湖陸清獻公。既調任。民扶老攜幼。遮道攀轅。皆飲泣失聲。長洲吳元和。皆首郡治所。繁劇甲於通省。君赴事勤敏。民間利弊。殫心籌畫。城內三橫四直。河歲久淤積。君設法開浚。太湖濱有灘漲田。田去糧存。久為民累。君核實陳請。蠲免上官難之。君爭之甚力。卒得請。又以社倉為積貲要務。推誠勸輸。積至萬餘石。民享其利。吳之光福鎮。鳳鳴岡。有古寺曰福慶。旁有陸墳。陸姓欲攘其地。數十年結訟不休。君親往勘斷。歸寺。塵案頓結。江陰惡少某。誣常熟民陳姓。以姦事獄已成。大吏檄君再鞠。君廉得其實。遂釋之。其聽斷明決多類此。已而以公事累。吏議士民保留不獲。旋得旨入覲。仍以知縣用。時海州水災。被檄往賑。見民采食枵實。榆皮諸物。取以告監司。復蒙加賑一月。賑務竣。補陽湖令。相繼丁父母憂。扶親歸。囊橐蕭然。道中恒步行。至百餘里。喪葬畢。因公事至江蘇。適淮安被水。大中丞陳文肅公奏留君賑清河桃源安東三縣。嚴冬風雪。賑所在黃河岸側。僅設一席。遂君黎明。輒先步至。以待飢民。無濫無遺。全活甚眾。丁卯秋。崇明海溢。浮屍遍野。漂沒田廬無算。君復往賑。方病。星夜馳抵劉河口。風浪汹涌。土人勸勿冒險。君曰。數十萬生靈待命。方賤。違惜此身哉。毅然航海。至崇力疾視事。晝夜不寢。寢食者幾。而歲崇

民戴其德。爭刊石頌之。而君疾漸至。沈痾者。實基於此。再補陽湖令。知邑向有役田。明萬厯間。巡撫胡公。因民運為累。每圖置田若干。收其租為運費。名曰役租。後糧入官運。役田變為民田。租額仍在。乃均攤入民田。君亟請於上官。後奉 恩旨蠲免。於時君在江蘇。先後十四年矣。督撫交薦。陞知海州事。而君舊疾增劇。遂卒於陽湖。君天性慤慤。宅心和厚。行修於家庭。品重於鄉黨。本是以出治。溫然愛人。急民事如身謀。所施不究。食其德者亦已博矣。其善政不可枚數。而焦思勞苦。沒身而不悔。則尤在賑災。身後家無僭石儲。重以核減公用。逋累數千金。弟文中號呼求助。蘇常二郡民踴躍代輸。惟恐後。洵乎公道在人。廉吏不可為。而卒可為也。君生於康熙四十一年六月一日。卒於乾隆十四年四月三日。年四十八。曾祖甲選。祖用臣。父奎。皆潛德弗耀。娶張氏。處士學禮女。有賢行。公沒。力持門戶。艱苦備嘗。凡八年而卒。年五十五。子一。階樹。太學生。娶張氏。庚戌進士。河南祥符縣知縣。淑載女。孫男一。繩祖。聘王氏。諸生時泰女。孫女一。階樹以丁丑冬十一月。奉公與張宜人。柩合葬於長安縣後坡。若之原。以狀來請銘。憶君令嘉定。予方垂髫。應童子試。君大加愛賞。從遊吳門。客君署。二載。遇予良厚。銘非予孰宜。然文章者。天下之公也。虛詞緣飾。欺天誣人。何足傳信。本朝百餘年來。循良吏不多有。以予所見聞。君實足當之。此江蘇數十州縣士

民之公言。非一人所得而私也。謹據實蹟。次無一字溢美。後有覽者。知予言之可徵。銘曰。

孔稱善人。不必踐迹。德基有恒。質近聖域。孟稱樂正。善信之間。惟其好善。治魯無難。嗟世既降。俗尚乖邪。所謂善人。公其是與。起高才生。試手為吏。外寬內明。忠信慈惠。霸守頤水。高蓋見旌。公堪繼之。胡不永齡。雖不永齡。所去民思。琢詞貞珉。用視來茲。泰安府通判衛君墓志銘

澹園衛君。為泰安通判。以卒。繼配安人張氏。執喪沒於家。其孤卜葬有日矣。寓書宗師。并以狀來求志其墓。余與仲君晞晚同年進士。因知君實行君子也。其承家以孝聞。當官以勤惠。第上考。卓然有古人風烈。是宜銘。按狀君諱長。字慕純。別字澹園。始祖全。由山西太平遷陝西韓城。十四傳至楨。固。明崇禎甲戌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直隸。殉國。著節。是為曾王父。王父執躬。大理寺寺副。考仲舒。由諸生入太學。以君官。敕贈文林郎。棲霞縣知縣。妣李氏。勅贈孺人。以康熙二十九年正月旦生君。賦財瑰特。績學續前緒。雍正甲辰舉於鄉。後二十七年。選授山東棲霞知縣。三年。膺卓異薦。又三年。遷泰安府通判。又二年。以勤事卒於任。其治棲霞也。勞心撫字。民安其教。去久而彌思。當歲荒。開廩貸民。不待報可。人或怵之。勿顧也。時方有開荒之令。

他邑報壘動以千百計。而君所部獨無其言。曰。地荒必不毛者。終為民累。吾豈以此邀功哉。在泰安日。值所屬七邑旱蝗。力疾往來督捕。所親甚之。少休則曰。忘官事則欺君。玩民瘼則不仁。欺上且不仁。不如死。洎火平而君疾益甚。果遂不起矣。未壯而孤母李孺人未疾。卧牀二十年。性好潔婢妾皆不得近。獨居執事左右。後館於三十里外間。一二日歸省。皆竟夜跣足往返。故數學無廢。而竟不使母孺人知其勤且貧也。清約自奉。在官終不使過之。歿未幾。而其孤至。無以自贖。蓋非有所矯飾而然方今海內無事。吏道廓清。而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惴惴無華。與民休息。尤其不可無者。君以儒者。試手為吏。雖厪厪翱翔一邑。一倅間。未究厥施。其所以摩撫斯民者。不已博歟。夫循良吏。凡以為民而已。怯於擊斷者。必勇於拊循。弱於毛鷲者。必強於保障。君固溫溫長者。及義形於色。確乎不拔。然後知其非徒以煦妪效小不忍者也。君元配安人晉氏早卒。繼即張安人。諸生迪倉如侍姑疾。孝謹不忘。年未三十。髮盡白。復以儉德佐夫子於官。得內政之大者。其他可無備著云。君以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卒。壽七十。安人之卒。後十有四月。壽六十有五。生丈夫子四。長昂駒。太學生。次晞駘。乾隆甲戌進士。義微縣知縣。次先甲。不祿。次先庚。太學生。女子子二。皆適士族。銘曰。

天佑忠貞俾其後之達也繁裕政以和民何惻怛也藹乎仁孝之施庶不負所學也
安人賢哉贊襄閭閻合祔韓原樹之松栢庇後嗣人為清白吏先生猶活

牟康民傳

如敦和

三樵生曰。勝朝術數之學。開國時莫如劉先生基。然先生故王佐才。術數其淺焉者也。至嘉靖間。吾越有周先生術學。所著神道大編。浩博無涯。溪人莫得而窺焉。迨其季也。則又有牟生康民。當熹宗御極之初。蜀中安靜無亂形。牟生遽投牒告於巡按御史吳公曰。明年蜀有難。定之者方伯朱公。朱公者名爕。元號恒岳。山陰人也。方是時。吳公老將挂冠歸矣。而朱公亦適以齋捧行。吳公率羣僚餞之郊。既畢。乃屏人流涕謂朱公曰。公此行毋久稽。是間生齒何啻百萬計。將寄命於公。且夫牟生者。年雖少。天下奇士也。他日即有事。宜與牟生謀之。朱公聞心大駭。不解所以。姑唯唯。及奢酋之難作。朱公始大悟吳公語。急具禮幣聘牟生。牟生辭不至。復書累累數百言。大約謂朱公宜竭力守禦。毋憚百日勞苦。賊今走矣。果百有二日而圍解。先是牟生居內江山中。上官無知之者。而賊故知之。奢酋既至成都。即遣數騎往跡之。謂之曰。牟生在者。為我梓以來。至則牟行矣。他日聞牟生坐室中。讀書徹晝夜如故。又遣騎往跡之。則又行矣。賊終無如之何。亦大歎絕以為奇。其後天子命朱公巡撫蜀討賊。王三善死黔中。天子又命公總督滇黔楚蜀兵。討水西賊。牟生不肯一至軍中。然軍中有大進止。必飛書問牟生。牟生坐山中。懸斷數千里外。厯厯不爽毫髮。許普名聲

之將叛也。年生豫以戒朱公曰。天將雨。穴中蟻且闕。年生語皆與不甚可解。而驗之輒奇中。類如此。崇禎之十一年。年生書至。曰。公今年刻度不佳。當尋赤松之約。某亦塵緣將斷。不久留人世矣。亡何。朱公卒於軍。而年生亦不知所終。或曰仙去。或曰死矣。或曰往來名山五岳間。人猶有遇之者。嗚呼。如斯人者。吾獨不得而見之與。

孝靖倪先生傳

孝靖倪先生會鼎者。字子新。晚而自號無功。明忠臣文貞公元璠子也。年十六補諸生。其時於書已無所不讀。會漳浦黃先生道周方謫官江西。以病稽於越。文貞舍之。衣雲間。命先生稟學焉。既而黃先生復被逮。廷杖下詔獄。先生從之京師。經營囊餼。受學於獄中。黃先生戍辰州。阻於賊未赴。先生從之大滌。又從之武夷。會文貞以兵部侍郎召。先生始歸。崇禎十七年三月明亡。莊烈帝崩。文貞死之。四月越中變。聞左都御史劉先生宗周。蘇松巡撫祁公彪佳。吏科都給事中章公正宸等。皆衰絰荷戈。慟哭於軍門。請討賊。而巡撫黃鳴俊不時出師。先生以文貞柩在賊中。將微服北行。乃募壯勇數十人與俱。布討賊之檄於天下。南都既立。福王福王亦無意出師。而我大清兵入關。討賊賊竄走。遂葬莊烈帝於思陵。先生亦得扶文貞柩以歸。先是文貞在兵部。以擒劉超故。蔭一子錦衣僉事。至是以殉難故。又蔭一子錦衣僉事。先生

當得兩僉事。明世武臣無丁憂例。累檄促之赴官。而是時皖人阮大鍼翻逆案。驟起掌兵部事。先生遂以喪服辭不赴也。南都再亡。唐王韋鍵僭號於福州。漳浦以大學士督師。承制授先生職方郎中。監其軍事。先生復以喪服辭。漳浦遺之書曰。屬以時事之艱。思借箸於君。非敢以一官相溷也。正使縞冠素釋。出入戟門於君。何譏於僕。何損。先生雅不欲與唐王事。以漳浦故。不可以不赴。迺遽趨廣信。卧邸舍待之。漳浦至。議兵事。多不合。漳浦憤然曰。君昔者在吾前。智略輻輳。今喋喋如此。老生耳。先生曰。先生正欲為火迫文天祥。然於事無濟。若何。婺源敗。漳浦見法於江寧。先生請其元葬之事。畢遂歸杜門不復出。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褒恤明代忠良。贈諡葬祭。咸備。先生北向稽首慟哭曰。新朝之於先臣至矣。而遺孤墮草莽。將何以報哉。念生平經世之學。所受於漳浦者。尚怆然胸臆間。乃仿四通二衍之例。臚為一書。以告六官長屬。冀以裨補萬一。書凡二百七十餘卷。名之曰治格會通。其自序略曰。予少聞禮於趙庭長。執經於漳海。妄以習聞臺閣。自許。無何銅馬蔓滋。潢池羹沸。攀蜚瀛碧。崑裂山頽。恭際

聖皇。整旅入關。受天成命。奄有九夏。揆文奮武。以開萬世無疆之休。於是仰山川之再秀。觀日月之重光。攀龍附鳳之彥。罔不出其經綸。以輔蔽明。盛小人有母。奉菽水。

咏太平已耳。會老友蔣子杜陵來自雲間。以網羅散失相屬。予心憐之。特念四通二行。互進迭興。而世鮮湛深之士者。以有二畏也。編簡浩繁。望洋無際。則畏之。端倪雖見。作止屢遷。則畏之。我思古人。厥有二道。溫公作通鑑時。流獫以引睡。機仲患之。難為二百餘事。事為本末。俾若散錢之歸緡貫。而後天下知讀書之樂。東萊作大事記。又復為之解題。考亭善之。稱其一句便括一段。使如尺衡之占象緯。而後天下無泛讀之憂。今法機仲則多其綱目。總有分總以統其全。目有巨細以析其枝。層積眉列。而本末自出。則錢無不連於貫者矣。法東萊則歸重細目。連篇累牘之文。括諸數字。轉喉凝睇之始。洞其指歸。則緯無不周於衡者矣。其次則言刪通行相積。其勢不得不刪。然刪恒不刪特。刪同不刪異。刪遠不刪近。刪瑣不刪大。刪文不刪義。其大指也。亦有事本恒瑣而不刪者。如屯田牧地。則存其境址。賦稅課程。則存其規額。下至農桑畜牧器用百工。既關治道。則不得而去。亦有事屬殊特而刪之者。如氏族六書七音。以至金石草木之類。博雅所資。而無關政要。則亦不得而在。又其次則言述四通遞嬗。續考最後。盡於神宗之中祀。今以崇禎為尾。四朝典故。雖而難稽。史志未成。釋官叢謬。雖就所聞見紀之。心焉惴惴。不容不跂足於後來之彥也。若夫燭耀微明。夸稱尚友。竊窺往世所操不同。杜王矜慎。評涉直厲。纖鉅畢宣。漁仲天資敏妙。瞻瞻高選。

雄辯所歸。不無武斷。求其渾脫經史。銘鑄古今。層折入微。動中竅。嚴。嚴。惟馬氏所願。學也。苦才之不逮。蚓唱蛙鳴。自適已事已爾。六十而濡毫。八十而輟筆。擯。擯。卻。扇。心。摹手追。生平精力盡於此書。冀或免於蹴車覆轍。其曰治格者。本諸西山大學衍義。所云治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會通有三義。言學者以研辨通之。言治者以因革通之。而言六經言三代者。又必會兩漢唐宋元明以通之也。先生既孜孜撰述。一切外事。皆不問。康熙二十年。越大水。西江塘圯。自臨浦至褚家墳。決口凡十三處。當事者務苟且。欲小小補苴。先生慨然而起。謂宜合山陰會稽之力。以助蕭山。按畝而輸。分段而築。務為百年之利。而是時鄉人姚宮保啟聖方總師閩中。議并修三江閘。馳書請先生主其畫。先生乃刻其石。以禦湍流。其餘烹就灌鐵。一如舊法。又修磧堰。麻溪壩。治其黃洞之淤塞。文移書牘。商榷詰難。相往復者。蓋數百萬言。皆先生手書。自辛迄壬。廢寢食者一載有餘。而後訖工。工既訖。復孜孜撰述。如故。漳浦戴山。古文貞執友。而先生之學。主漳浦。不主戴山。其所與遊。如黃處士宗義。姜京兆希韓。董山人瑒。以至孟學思。祝守壘等。皆戴山弟子。宗義著明儒學案七十卷。先生亦著明儒源流錄二十卷。以明示異同。其他自詩文集外。又有古今疆域合志。越水詹言等書。皆與會通相表裏。膠州高相國宏圖。遷荒居東城禹跡寺。先生繼粟肉終其身。雲間將大鴻。

平階即所謂孝友杜陵生者也。寓越。妻公子。先生亦時調其困乏。其後遺民逸老。漸次凋謝。而先生享大年。巍然獨存。或以為得金丹之術。先生笑曰。非也。康熙四十五年。終於家。時益八十有七。議諡者。宜與陳維崧。

三樵氏曰。文貞居戶部。以三做名其堂。三做者。正做大做實做也。先生進退取予。嚴於絲髮。可謂正做矣。著述務極於宏博。可謂大做矣。至於水利所關。精思曲算。勞精億神。毅然以魏尚書戴湯雨太守自任。則所謂實做非乎。嗚呼。先生身逢革代。自以兩膺世賞。職在周盧。故山薇蕨。苟無餓餒而。

本朝史法。嚴斥貳臣。其不容抱器之奔亦久矣。雖然。藏舟在壑。有川不濟。其自號無功也。亦傷之爾。而三做家法。卓然有此。則先生非無功者也。

楚雨節婦傳

蘄州顧節婦者。蓋顧景星之姑。初嫁時。其夫墮水死。既而舅姑及夫之兄弟皆死。無所歸。則仍歸於顧。而顧之長兄弟亦皆死。唯存一小弱弟。父病篤。彌留牀第間。流涕屬之曰。守汝之節。撫我之孤可乎。節婦應之曰。可。顧氏之在蘄也。為中貧。父既歿。族人欲瓜分其產。無日不利。孤死鄉里。無厲亦相顧起。塵以挺。及者數矣。節婦不懼也。挺身出與之。搗括涉訟庭。益侃侃發舒。郡縣有司皆高其義。為痛絕。無厲者。無厲者。乃

相顧胸縮曰。女虎不可犯。以故卒全顧氏之家。比張獻忠之亂。節婦年七十矣。所謂小弱弟者。亦已四十餘。併其妻及景星。以及他婢僕共七人出走。有賊酋騎馬來從。奴賊十餘皆持刀。六人者皆向賊叩頭號泣。乞代節婦死。賊不之許也。類怪之。方詰難間。節婦坐於地大聲曰。止我白頭老寡婦。受朝廷旌表恩。今日事至此。死不為枉。何至向賊乞生。因顧騎馬賊罵曰。汝楚言。非吾楚人乎。少年好軀幹。不出力殺賊。為將軍。乃作賊。倚賊勢。荼毒鄉里。豬狗將不食汝餘。賊憮然。刀墮於地。良久曰。聞母言。使人大慚。雖然。吾豈甘心作賊者。母且休矣。急騎馬去。須臾又騎馬以脯糒來曰。頃母教我。最可念。此少物。姑為母一日糧。但母當東行。慎勿南。三日後拔老營。此地無寸草矣。母可微語諸同鄉。使知之。於是節婦遂沿江東下。止於崑山。蕪州之顧祖崑山。故里也。其後節婦終於崑山。而景星讀書崑山。與復社諸君子遊。有聞於時。入國朝。始還蕪州。

武昌縣節婦某氏。田家也。生兩男而寡。無姑。與翁居。張獻忠將至武昌。人洶洶。其翁買一舟。載所有。挈節婦并兩孫逃之湖。湖者距樊口十餘里。葭葦叢雜。煙水渺瀰。頗曠寬。縣人向所避亂處也。節婦至。則見避亂者。羣聚來。抵暮而前後左右。且萬舟。節婦乃微語其翁曰。吾之來以逃寇。今逃寇者萬舟。是召寇。非逃寇也。此不可處。明矣。

然是時節婦舟為他舟所裹不可動其翁方戀其所載次且間節婦大聲曰事急矣乃各抱一兒輾轉緣他舟以出另覓一小舟夜去孤泊港澱間無何寇至先以鐵騎列湖干斷四走之路然後按舟殺脫漏者代其死獻賊之令也故在湖無一人免者而節婦之家以小舟孤泊獨存節婦有田數十畝亂後二子耕之以小康終其身蘭上翁曰當明之季兵寇頻疊楚中生民盡矣而兩節婦之家獨全雖然願節之氣足以蓋賊其高義足以動賊要之所遇嫩賊耳此不可常也若武昌節婦者蛇虺所螫斷指截臂其智深勇沈蓋尤在願上哉予前在黃梅讀蘄州武昌兩志得兩節婦事以其皆因於獻賊之亂欲併傳之而以懶廢閣今據胸臆尚粗具崖略而或迷其姓氏非記事之法也後有讀武昌志者為我考而補之非敢援檀弓說苑以為例也

翰林院檢討夏先生墓誌銘

乾隆之五十年醴谷夏先生以疾卒於高郵里第得年八十有八越明年孫味堂等奉先生暨徐孺人之柩合葬於天長禽麓莊之原去神居山十里而近未銘也又明年味堂赴禮部試見敦和於京師而謁之銘敦和老矣於門弟子中屬當後死之責又奚忍辭獨念先生當六十時曾仿史家自序之例序其生平累累千餘言今載在集中於事皆詳實敦和今日執筆豈敢有加焉惟取其軼於自序之外者綴補之如

左先生年三十而舉於鄉。丁未之會試也。相國尹文端公以編修為同考官。得先生卷而大愜。先是甲辰會試有續榜。而是科闈中仍以續榜請。即欲藉先生以為續榜。光既而得。旨停續榜。先生名遂落。尹公乃大悔。先生嘗曰。尹公愛我。乃適於獲雋者。篇中序國士之遇。闕尹公。則以公方開府江南。恐涉攀援故也。癸丑成進士。隨以詞科入翰林。研經考史。一以齊息園侍郎為歸。他如任鈞臺之論禮器。諸草廬之論山樵。樵枻杭蕘浦之論史表。閔誤先生述之終其身。津津不置。同館之外。則尤重胡徵君雲持。蓋先生虛懷樂善。出天性於已。不諱其所短。於人務盡其所長。無論同輩名宿。即後生一字之工。傾數不容口。有好為瑕疵者。輒付之不答。嘗置一大篋。凡往來投贈。以至零章斷句。皆厭弃而寶藏之。暇時一一出以自娛。客至並出以娛客曰。吾以當琴奕也。其典閨試時。既得梅崖卷。讀之殊奧澁。而易書者乙。駐訛誤。幾不可以句。先生入夜。統統四鼓矣。案頭兩燭光如豆。為之平心反覆卜度。漸得其所以言之意。未幾。暢然通決。方擊節稱快。而燭光湧出高寸餘。遂定為第一。其督學於廣韶於湖南。一切高才生能自占甲乙者。先生未嘗以為功。惟務求沈冥晦默之士。如南海之鄧生。鎮平之何生。皆淺落窮老人無過而問者。最後乃有武陵之彭生。彭生者。性樸茂而家酷貧。於諸經尤好三禮。每歲則即註疏手鈔之一過。手鈔者已二十餘

國朝文匯

卷二十四

十五

國學扶輪社印

集

過矣。然孤學於經實無所通解。先生曰：是固然。然其心苦矣。吾不一拂拭而摩抄之。恐虞仲翔遂無知己。其時諸生聞先生言，皆雪涕。比先生歸田，文端公猶以兩江制府駐江甯，則聘先生主鍾山書院，相晨夕。先生留鍾山者十有一年，以古文集屬之戴生祖啟，以詩集屬之侯生學詩。兩生者，都講生也。承先生命，文繁難，無畧不顧惜。而先生之集定。先生在鍾山，并鹿正書院在六十後，為自序所未及。見味堂年譜。中按先生諱之蓉，字芙蓉，又字醴谷。曾祖鄉飲賓宗尹，祖貽贈文林郎貢生聞政，博學有經世才。父贈朝議大夫州學生繇作，母陳太恭人，娶徐孺人，最賢。持家政寬而能肅。內外斬斬有法度。子三：曰曉春，舉人，官滋陽縣知縣；先先生五年卒；曰殿春，殤，今存者曰餘春，例貢生。孫三：曰味堂，舉人，曰紀堂，桂堂，皆附學生。曾孫曰齊林，嵩林，雲林。至先生昆季之盛，海內皆識之，不復詳也。先生稱詩東南垂六十年，於當世無所推讓。然未嘗好人，同已嘗曰：天下人人為詩，則人人有詩。於書則斷推朱邵丞、鹿坪敦和在粵為諸生。先生三置之第一。丁卯之役，既報罷，先生爭之於主文者之前。兩主文皆俯首。時方伯納公在坐，為太息，嗚呼可感已。銘曰：

先生於詩，惟杜韓蘇而獨享大年。則又將為陸渭南乎？筆精墨靈，聚為福祉，惟謙惟厚。施於孫子，神居一卷，脈絡四垂，變湖不波，河淮永治。

大宗間代立後議

朱筠

儀禮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何休公羊注曰。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也。小宗者繼禰者也。大宗者繼其始祖者也。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明乎繼禰者。不可以為人後也。又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明乎宗子之族人。皆可以後宗子者也。宗子在殤而死。如之何。曰。以殤子之族同昭穆者。後殤子之父。而為殤子服。兄弟之服。傳曰。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也。言殤子無為人父之道。而大宗不可絕也。宗子殤而族人之同昭穆無在者。如之何。曰。宗子在殤而既冠昏矣。有成人之道。可勿殤也。不然。其擇諸殤子之兄弟子之。以為殤子之父後乎。古之人。蓋有間代以立後者。不獨後其祖父而已。雖曾祖高祖可也。此禮之變也。晉書荀顗傳。無子。以兄孫徽為嗣。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議。以為宜。且曰。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為礙也。雷次宗釋喪服為人後者之文。以為不言為所後之父者。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次宗與琦所言。可謂達禮之變矣。或曰。殤不立後。疑無母也。間代以立後。不疑於無父乎。曰。宗子者。繼祖者也。去其父而為族人之子。且為之服。斬衰三年者。凡為祖故也。夫惟虛其世以立之。後而不使或紊乎昭穆之次序。然後可以傳宗祀之重。而收族之道。於是乎在。收族

所以敬宗敬宗所以尊祖又何疑於無父乎。苟不通乎禮意之變而堅執乎疑無父之說則大宗或可以無後大宗無後其絕之矣。

莫氏詒穀堂記并詩

瓊居廣南大海之中。明初始置府。定安縣在府南八十里。唐咸通中。定其地為忠州。元置縣改州。而明復為縣。至於今。五指山又在其南境。羣黎之所巢窟。近代浸浸以文物甲於海表。於戲祝融之方。所被於向離之化者遠矣。縣之莫氏合族而居於東門之山上村。其地隆隆高出於一縣。村有宗祠祠之近有堂曰詒穀堂。及余門者甲午舉人莫生景瑞之家在焉。其尊甫冕侯先生名紘。率子姓以居之。而堂之名詒穀則生之曾祖槐江先生所命也。莫氏在宋故同安人。有諱恭萬者。始以萬戶來戍瓊之南境。後不復於閩。遂為瓊之別子。十九傳至諱文璽者。當明季。五世一身生一歲矣。邁家難。或利所有。欲甘心焉。有老奴夜負以跳狂走四十里。入澄邁境而歸。養於外家。生子諱煦。煦生子諱宇翰。即槐江先生也。生子諱雲升。字石溪。自雲升以上。世以一人傳者凡八。雲升始有二子。而冕侯先生為之長。莫氏累世實載厚德。而槐江先生以文章光采名爛爛動海上。雖終身以諸生卒。然羣從問字。經所指授。若魁文若陶雍正中。並成進士。仕有聲海上。人以先生為人師。石溪先生其成行與學亦績

啟父。至於冕侯先生。瓊人歛然宗之。曰。莫氏世世吾師也。余聞之景瑞。冕侯先生自少為諸生。至乾隆庚辰。行年五十有七。以恩貢生辭學官而退老於家。又十有五年。年七十有二。當今年乙未。平生未嘗幾微愧怍於其左右諸子。久之。而其言其行。信於人人。鄉人或有曲直訟之官。不能決。退而質之先生。輒解手罷訟去。其不之官而先之先生者。先生為立語。人人無所不當。意歸於不爭。僉曰。吾鄉相處也。而出相爭。吾悔不早見先生矣。其蹤跡與漢王君唐陽君類。歲辛酉。先生當省試。同府二生吳烈王曾並才而貧。先生慨然與之俱。二生道病。及試罷而並大劇。先生為之乞醫藥。夙昔左右之無不至。復與之俱歸。病且死。水無與之舟。陸無與之輿者。二生張目視。惟先生在旁。歎曰。吾友良苦。語輒咽。而鼻竅微屬氣。先生仰天祝曰。哀哉。二生並有老母。幸獲及家而瞑。幽鬼明神尚憐之。自往而返。其里三千四百。竟致二生於其母而死。其家越二歲。先生年四十。而景瑞生。人曰。此先生誠所感福所召也。辛卯縣大水。鄉人避水於高處。環先生所居。先生為啟宗祠。以庇親戚。架草舍以愒路人。具糜粥雨月。及水涸而待之。生活者無算。此其落落見諸措施者。繫先生之鄉人獨及之邪。先生二子。景瑞舉於鄉。而景環方為學廩生。並有文。景瑞自戊子應順天試。余已薦其文。從余遊者七八年矣。今年應禮部試。報罷。其秋將歸省其親。而請余為記。曰。

先生其詳書景瑞先世始末刻之堂中。將詒後也。余曰。生家信乎。若有駁之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者矣。生不問鄭君之箋曰。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生家自遠祖累世以來。不既善且安樂邪。生之父或遇疾。札凶耗而善及於人人。則豐年之善人。不將益賴以託邪。此其所詒生者。不亦厚且博邪。而生之穀且世世獲邪。生其識之。余當書是記。以送生歸而系之詩。詩曰。

業業南海。龜五指山。唐州曰忠。元縣定安。山水迥殊。其香穴黑。君子居之。芳行處室。世以德馨。如風斯扇。八世一傳。宋遷來縣。高生曾生。槐江石溪父子人師。黃瓊之孫。冕侯七十。書不舍手。曰秉燭明。以照我後。景瑞伯仲。既承家學。永求其琛。山抱其璞。雖耀其光。亦韞其藏。清匪澄澄。何消濁妨。襟建簪指。金雞鳴西。東瞰珠崖。郡山目前。斯堂在中。嘉名貽穀。遠祖之錫。來孫之躋。歲聿有豐。潔祀而燕。我有吉禮。嘉賓設牖。南北奉案。左右授几。我釀我醕。言笑卒禮。始春成冬。陰陽氣調。毫不體情。幼不色膳。於斯堂中。式敬式和。敢告海鄉。視此雅歌。

黃進士本田萊我圖記

壬辰余歲試六安州士。黃氏子憲裔。寶冠諸生。試而登名於童子之曹者。岳裔璞裔杏裔榜裔四人。其試之冠曰鄭生大昕。又黃氏之婚比試畢。州進士黃君本田來謁。

望之樸然善士。聞之則鄭生之翁。而五人者之父也。余竊歎曰。余何獨遇於黃氏。又三年乙未。余在京師。黃氏之仲曰忠齋。先以庚寅舉於鄉。持揚州程庚為其父進士所畫。冀我圖者來。乞余記之。按圖進士坐磐石。小草生石旁。空天茫茫。四垂無所。其意殆取諸蓼莪之詩。罔極之義耶。余聞進士行甚至而德薰於其鄉。六安人具能詳之。進士雍正癸卯生。已酉七歲而孤。乾隆甲子廿又一而喪母。今年乙未年五十又三矣。其在父喪也。幼知戚喪母而毀。既葬。廬於馬鞍山中。終月而後返廬。終再期行視。間傳終身。遇諱曰。日不出戶。而有所念。其庚辰舉於鄉。而丙戌成進士也。既罷歸。手奉 上賜緞帛各一。謹製衣二襲。號於墓而焚之。告曰。吾父衣是。吾母衣是人視。若子獲賜衣於 朝。而父母瞑不之視耶。則一慟且殆。嗟乎。進士之事親。所謂不敢忘而慕者。斯圖以之矣。進士有再從弟。本驥。本驥少敏慧。所居與城遠。而鄉無良師。進士為厚致禮於兩人之師。俾安其身。以成其教。曲折盡心力。無所為。歲乙未。本驥竟成進士。進士有姑之子徐某。一旦出其舅氏空券金已歸者。囁嚅來責金。進士笑曰。吾父手澤。吾中見歸。幸甚。再與之金。無他語。更請為嫁姑之女。卒嫁之。進士之仲子婦陸病且死。其媵婢李為封股。乞命於天。子婦竟死。進士曰。是義婢。吾女視之。備禮往嫁為民妻。進士家僕。往往有所負。不辭而跳。進士未嘗追之。有一僕負通尤多。

所負家無所於責則罷去有賣油孟者不勝貧進士憐之呼使前曰吾不能偏為僕者償責然知若貧且不勝此負奈何賣油孟曰可奈何進士良久曰汝日日賣我以油而半其斤兩計可償若通負錢即罷之人豈知吾為僕者償哉孟再拜諾且謝去進士嘗應試江甯同試霍邱實生比僦舍病死進士為具棺衣歛哭送之平生未嘗有交也進士嘗夢宅南管家臺者其地積然高阜有古衣冠偉甚或藍縷百千結數輩來請曰公當護某護某某管家臺下人也進士寤明日鄰人請鬻臺隙地進士售之念曰吾慕杜氏葬在西階之義即售之而虛以為圃不亦可乎自是進士宅南有故圃焉進士既睦其九族而罵其三黨之親其厚意在於人而澤及乎故鬼之術略六安人人以為然也余有感於余之獨遇於黃氏者若天道然因以信進士之行得於所聞與徵於所見者其符不妄用作藝義圖記拜手而復於進士之仲子忠裔忠裔進士子出嗣於進士之叔父為孫

山右三忠祠碑記

洪惟我朝詔修明史忠義傳序曰

太祖高皇帝獎張銓之守義張忠烈公銓者山右三忠之一也忠烈公與何忠隱公廷魁同死遼陽之役高忠節公邦佐繼死廣甯之役忠烈死於暮或曰南門死焉忠

隱死於井。忠節死於雉經。要之磊磊落落。死事一耳。天啟四年。敕建祠宣武門外。以忠列籍沁水。忠隱籍威遠。忠節籍襄陵。圖曰。山右三忠祠。迄今百五十餘年矣。祠久圯剝。汙萊不治。向塞坳。為丐且莽者之所休偈。山右之人。愾焉於時。乾隆甲午。方有重修三晉會館之舉。浮山張君體乾在眾言曰。體乾自家來京師時。吾鄉襄陵老諸生楊維棟告之曰。京師故有三忠祠。其處在朱昆田。曰下舊開補道城市第八篇中。子行必考葺之。今茲鄉人有舉廟宜先而館室後矣。眾曰。然乃相與按書索地。闢而新之。三公廟貌。佗佗如昔。故陪祀死事者二十人。因而準之。凡本朝山右之死事者。皆列位至百餘人。舊殿三楹。既復既啟。乃更於殿後。脩三楹之室。將以別祀。夫何公從死之二妾。高氏金氏及二女一僕一婢。高公從死之僕。高永諸人者。若私寢焉。繚垣周阿。廟令役事庖。福拒刷麗。牲石俱假哉。備矣。初工塹像三。而何公之像當漏霖賊土木工莫施設。有術者高生言。能以黃芽致公之神。布紙繪畫。眾既虔禱。以俟。須臾。焚符。公神沛格。圖成。工即像焉。後數月。公之裔孫湖北竹山營中軍守備弼。以事入都。走祠再拜。仰曰。此吾何氏祠堂遺像也。噫。嘻。不二聞者。震愴。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宋蘇軾曰。神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今何公之死。歲過百有大半。而山右之人。旦夕禱而求之。而在惟神故壹。非術者之能也。然則以何公測三公鬼神。

之情狀黨乎。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夫人各死其事耳。所以必在祀典者何也。前死其事。後死其事。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無前與後也。山右之人。偕偕出其鄉閭。而來入京師。鬻鬻昭明。祇拜祠下。此所以教山右之人之義也。獨山右哉。所以教天下之義也。於戲。斯祠其莫之敢廢。是舉也。山右之人。贊贊舉之。而浮山張氏之力先且多。輒附書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白氣沆碭。狀秋之肅。宣武門外。古祠矗矗。張公剛毅。天容胸胸。何公入地。柔中。翼翼高公。羣奔麟趾。松山風聲。吹遶海枯。孤忠以貞。逆天我順。易地則之。詔盡臣分。百五十年。聖朝遺遺。死綏之士。照山以西。專廟特牲。鄉人私祔。赤羽白羽。先後舞。怒三忠坐中。諸忠放揖。各不二心。於此焉集。西山之青。爽色何來。石不可磨。祠可廢哉。市中丐者。今無臥砌。繚垣周限。靈來享祭。他廟土偶。其歸爾居。靈之愒焉。陰兵呵驅。山右之人。逝矣拜此。鄉不後義。靈色有喜。告祠之成。甲午春秋。周干中日。歲歌以謠。

和州二薛孝子祔祠碑記

乾隆壬辰冬十月。余試士於潁州府。府學教授江都吳本錫。以和州學正來擢茲府。出其所作薛氏兩孝子歌示余。且言孝子事頗詳悉。乞余表其遺行。余感之。為作碑記。明年春行試。和當書之以授和士。俾刻祠下。其詞曰。

和州二薛孝子者。天門山南陳橋洲農家者。傭也。兄名文。弟名化。禮有母老矣。兄弟相與謀曰。有母而無以為養。非人也。母老有二子。而不得具甘滑。隨之奉。以盡天年。母所生子。非人也。顧我兩人貧甚。何所致之。計可以得錢致養者。獨傭耳。然兩人俱傭。則是無子乎。母側不可。計一人在母側。一人出傭。傭者出一人在者。則潔治茅屋。中央坐母。絮絮語移日。以俟傭者歸。日將盱。傭者擔荷自村外來。白粲一甌。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兄弟奔走。嚮切熟烹。酌酒奉飯。跪以進。母問母甘否。母食且頷之。則跳舞以侑食。日以為常。時或天寒朝冽。伸手皸瘃。母為之不饗。兄弟左右。抑搔撫摩。更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為侏儻。爛斑即當作態。以博母笑。庶幾忘母困苦。鄰兒爭逐。謗罵其長老翁媼。見之。謂若兄弟病癡耶。孝子無所食。徐徐負母徑入戶去。久之。母益老。篤病且死。兄弟視疾及歿。及葬。既訖。既信不乖於經。葬返。毀不出戶。所傭主家。恠二傭久不聞。而心念力田。絕人。無過此二人者。蹤跡至其家。二人則支離骨立。不可起。見人至。哭益哀。主人不忍視。為逡巡留護。向鄰人索粥糜羹。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於是相與葬焉。而二人行。喧聞州中。知州何偉書表其廬。學正徐世濂為作贊。時康熙四十一年癸未也。後四十四年。乾隆丙子。徐世璉來知州事。世璉偉之妻之侄。故知孝子事。至則問二薛後已無人。廬已

無有而偉書及世廉贊頌在僧寺中。世璉太息曰：是則奈何？會有言偉與石參先後知是州，有恩於和，和人合祀之，曰雙清祠。今二薛孝子，何公所表也？宜可祠。於是迎取書及贊置祠中，而為二薛孝子立木主，附祀云。嗟乎！知斯土者，知闡孝子之隱，以示和人，世璉可謂舉之當矣。本錫官學官，而以孝之隱者告使者，津津不置口。其所以教士者，必不悖矣。是皆可書，乃記之，而系以迎送神之歌曰：

嶺巖天門兮，噓江山有樹兮。樹有風，母死而死兮。行莫之雙，雙魂來兮祠中。神之入兮，魴鱖持神之出兮。負日烏而飛，母媛母飽兮。子何悲，雲中姦兮。去來墟窟，既奏兮。微散在祠。

洪烈婦祠碑記有詞

烈婦葉者，嫁欽人洪志達。志達年十七，葉亦年十七，國色也。順治二年，徽州初定，盜賊猶出入山澤間。志達挈家避亂，淳安縣之鄭家村。明年二月，村人譁曰：有兵下青谿，則皆竄走。於是志達與葉倉皇顧園廁間，隱草自覆。少選，一遊騎過，睨園廁呼羣騎曰：此中有麗人，則共下馬。從草中曳葉出，將狎之。志達年少，故善拳勇，臂力絕人，見婦被曳，憤甚。從草中躍出，奮拳擊一騎者仆地。眾騎者驚，單拔刀奔赴。志達志達則徒手冒白刃大呼，縱橫擊眾騎者，且仆且起，轉相呼曰：孺子雖勇，雖勇奈吾眾何？

且環亂且射之。志達中矢。分死矣。闔蓋力矢至益多。一矢貫其臆。洞顙乃死。葉長號前抱其尸。欲俱死。眾騎者爭攫葉上馬徑去。葉輟哭。馬行漸緩。斫青草於地。葉從容顧樹上花。無所言。騎者意解。前行望見峻崖下。臨無底壑。葉顧騎者曰。勿持我急。吾自能騎矣。騎者信之。下馬去。葉則縱轡赴崖所。眾騎相顧追之。葉亦顧追者。從馬上擲身崖下死。無何有舉人徐嵩過崖下。見一女子坐溪石。若顰蹙遙謂嵩曰。我洪家婦也。死此谿。幸告我家收我屍。嵩以告家人。至則谿深石巉。境不可測。即祝曰。昨壤子神告徐生其目見也。祝未畢。屍浮出如生。昇歸。屍香三日而殮。殮畢。吳三日。淳安人神而祠之。自是禱輒應。康熙四十四年。淳安水。葉又見夢。徐曰。壑漲嚙吾廟。視之果然。復新之。四十八年。歙人御史胡德邁志達中表昆弟也。過淳安。弔其跡。大書勒石。命汪洪度者為侑神辭。葉死後月明風止。土人往往見神衣綃衣霞冠玉佩。行谿上如流水聲矣。余乃重為之詞曰。

歙之水兮澄澄。流淳安兮無聲。婦從夫兮逃死而戕生。生何言兮人澹澹。草之隱兮愈黤。身據溷兮心不忝。賊暴我兮夫子擊之。徒搏兮矢竭之來。貫鬪腰而死兮。安何生為。蹶歎兮。馬斃草樹。鵠之爛漫兮。我心之縞。賊恚而解兮。厓死惟好厓之下兮。無垠。生谿石兮。愁人徐生告兮。家人聞。暫暑兮。潺湲屍沈沈兮。不翻。家人祝兮。朱顏。

如存三日香兮未飲三日臭兮既飲誓不如兮絲之染祠堂靈靈兮禱則應之石溪漲兮水噓我碑夢告兮靈之來溪風清兮溪月明霞冠切兮綃輕珊珊佩兮水聲胡書勒兮汪詞侑神此土兮人之佑蘭春菊秋兮歲祀用祝

紀張孝子事畧

張淑旺海豐人年九歲父存心商於塞外既行絕音耗淑旺依母以居旋卒乃營葬其母為姊弟畢嫁娶移居宛平冀近父得遇知父踪跡者也已而聞在瀋陽佳從之既至無所遇慨然曰我不能徒往返也塞外縱苦寒然商者虞至彼以利我以尊親畏道遠而徒返是視親不如利將何以子為於是裂素書為零丁標於背遂行兩年歷古北口熱河土城子諸險屢濱死不為阻然卒無所遇最後至錦州禱於神祠其哀有門而聽者趨告曰奚乃肖昌黎張存心耶存心僑昌黎故齊魯間人也自言有妻子在鄉里足不良於行老矣不能歸也子盡求之如其言往詢諸土人言悲驗問里皆來觀曰此張存心子也孝子也然而爾父前死矣導之登北山坡得其家過召其弟淑啟同奉骨歸與母合葬更為制服者三年世所傳張孝子事云爾近世稱孝者多在奇節宋以割股明以廬墓創始者發於至情之莫遏而繼者相屬當世以為習聞惟尋親得情之至正者卒鮮蓋其難也國朝以尋親者先後得五人犯鋒鏑

奉親歸者為黃向堅。奪父骨於苗獠者為劉龍光。尋之而終不遇者陸寅。尋之而得其柩者彭孫貽。得其墓者翁運棟。有淑旺而遂為六向堅諸人。皆累世詩書之澤。淑旺頗操奇贏。賈人子耳。非有嘉言懿行。為漸漬其心。激發其志氣。卒能孤行其意。歷九死而不悔。以遂其父首邱之思。以慰其母靈。而無愧於向堅諸人所為。夫拘儒牽於成議。賈人以無所障蔽而克為之。其天全也。賈人所為高於拘儒所守。則夫儒衣儒冠。嗜利而忘本者。皆賈人所不遵。至性不恒。見於人。儒而孝。有黃向堅諸人。賈而孝。則有張淑旺。人盡人子。子盡當孝。可以興矣。傳孝子者。於世系年歲多略。予亦弗得而詳云。

書羅烈婦傳

順治二年乙酉。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歛人宋和為作傳。余讀其言。不準於法。為改書之。烈婦者。姓李。佚其里。竊嫁為府人羅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室一子一歲。一女名宦姑撫之如所生。同居者姒曰劉。弟曰梅。曰李。婢曰菊花。婉婉聽從。一門雍然。居無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謂其夫曰。難如此。君當負母避去。更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戀。僕死無益。妾當對君死。以決君行。即曳薪填塞室門戶。呼同居婦人曰。願死者從我。無

辱。於是登樓者十二人。乃呼婢菊花曰。舉火。菊花舉火。執之。然後上。李遂鍵樓同火。死。方登樓時。人爭死。從李上。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顧見兒。則抱攜出之。樓窗火燄中。擲還仁美曰。還君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兒且負母哭出巷。回首見黑煙出樓。瓦隙中火光上合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爆。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美仰天而嘔。俄頃聲漸息。仁美冒死逃走。遇一卒以刀來斫。手迎之。則二指墮。有猛狗橫路。出昨卒。卒驚與狗鬥。仁美得免。踉蹌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老人道之。至當塘。母及子皆在難平。訪家室餘燼墳然。發視之。十三人之骨為一。旁有一股未燼。略辨識為婢菊花股也。於是仁美合舉墳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隋宮之舊門也。初仁美為卒所斫。既走免。顧見昨卒狗來從之。則其故畜狗也。自是焚舍與之俱。比還家。越八年。狗死。仁美埋之。烈婦李墳側。余蓋得宋和傳於餘姚進士邵晉涵云。

書烈婦景事

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七月。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不降。斬於杭州。今所在籍其家。景聞之。自縊。顏色如生。家人不敢斂尸。牀在堂。蒙面以楮待命。縣遣典史來驗果死狀。甫前啟棺。頃有飛鷲從屋梁上墮。擊典史。正中其臍。典史痛反走。呼善曰。夫人烈哉。夫人烈哉。左右從吏盡驚。

則羅拜吐舌去。家人須臾稍定，乃蹤跡向發所墮處，則屋上簷故完好，缺者一耳。如人所毀。僉曰：烈哉！烈婦之靈之毀之也。至今餘姚人猶稱道其事。餘姚進士邵晉涵為余言之。之泰字魯瞻，南京吏部尚書應文之孫。文選司郎中景初之子。自為諸生，已以文章名。與同縣姜廷梧諸九徵山陰孫絨、蕭山毛奇齡同時為紹興一府之冠。是時華亭陳子龍為府推官，與諸人遊，固獨奇之。泰之泰屢試於鄉，不一當意，不得平。烈婦謂之泰曰：子偉丈夫，何不可？何必科第為之？泰哭謝之，居相莊。也會同縣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起事，事在順治二年。詳載明史。之泰亦起從之，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將海走舟山城，與家人音問斷絕。景在家，謠言一日數至。或曰：之泰定死，或曰：在橫水洋中為渠帥，將兵且至矣。景歎曰：吾景家橋女沈尚書孫婦，夫子死國，吾死家耳。他非所知也。至是竟死。縣人哀而葬之，立沈氏子為之後。至今有祀。

錢塘吳氏家傳

吳自太伯十七傳而至王壽夢，壽夢四傳而至太子友亡，楚友七傳而至漢長沙王芮，芮八傳而至大司馬廣平忠侯漢為南陽宛人。漢十三傳而至晉孝子猛為豫章人，猛八傳而至唐佐臺御史少微，少微八傳而至光在咸通中始卜居歙之西溪南。

為西溪始祖自西溪又二十三傳至明天啟中有名憲者始遷於杭而居為杭之始祖憲字叔度一字無愆初來錢塘器識偉然與其賢達長者遊同輩皆屬目下之明制設科之法士自起家應童子試必有籍籍有儒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其郡即不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數千里或千里歲歲歸就其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其家所業聞著為籍而就試於是郡杭為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也憲獨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乃言杭所以當設商籍者臺臣以聞報可於是憲遂得試於杭而為商籍諸生杭之有商籍今百餘年諸生從此應布政使試及再試禮部率顯名以去者歲歲不絕皆憲倡之憲居錢塘既美其湖山之勝久之與其一時知名之士議曰學所以學為人之標準也今羣居徵逐獨行固陋諸君何所學乎於是考地吳山之陽建書院以祀朱子歲時朔望則咸來登拜辨祖桓以習禮法以其暇以更立期會為文章相磨錯如是以為常今所謂紫陽書院是也方喜宗朝闢人魏忠賢用事其黨布天下於是諸郡競為忠賢建生祠而杭州之祠巍然與紫陽書院相逼處其黨或以為隘也則計謀所以取書院地更拓而大之以媚忠賢憲聞之趣令長子瑗招同學諸生數百人明日會祠下既至方籍籍相語憲慷慨曰黨人不與

鴟鵂同巢麒麟不與狐狸同野。今日是矣。諸生皆慟哭。既發憤爭門而入。守者不能禁。則更指忠賢像大罵。罵已。則共擊碎之。投溷中。出盡撒其祠。而書院頽以不動。閭黨以憲名聞。忠賢大憲必欲致之死。時方起大獄。因啖其黨羅織之主者。構憲廷訊再三。辭不服。即逮京師。詔獄少子炎從行。將以身殉父也。明年莊烈帝即位。忠賢伏誅。事得白。放歸。遂不仕。而獨肆力於詩書。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來書畫可珍玩者。既作樓以貯之。又刻水晶徑寸。以小篆法書樓名。名虛白室。憲日日讀書。則必手書書一卷。書成。必取虛白室印印卷首。而藏其刻本於樓中。不復讀。徐徐出其所珍玩摩挲考据。以辨其毫芒於古之合不合者。至秉燭而罷。其晚年常居樓中。凡十餘年。而樓燬於火。又數年。憲卒。憲平生磊磊尚氣節。而教子獨以醇謹。有子四人。伯瑗仲琦叔璠季炎。瑗字伯玉。從其父毀閣祠。及釋歸。益勵名節。好學能文章。獨不喜浮屠氏。曰。人不師聖賢。何所不至。老而怖死。則口作西域語。曰。免我免我。真愚也。順治中。子鏞以進士官粵西。臨行受教。瑗曰。牧令親民之官。無他奇。公明平恕四言而已。子守其訓。為良吏。琦字推素。莊烈帝時。刑部尚書。閑夢得。以賢良方正特薦。詔授通判。謝不起。閉門著書。日夜不釋手。所著有尚書翼注。行世。璠字子輿。天性至孝。父疾革。割股和藥進焉。比卒。哀毀骨立。喪母三年。泣血。目為失明。康熙甲寅歲。閩亂。諸

郡子女。俘掠道路不可算。璠為傾家資贖之。訪其父。歸其子。訪其夫。歸其妻。凡幾千人。又以為杭固都會也。四方客死。或無所歸。骨乃暴於野。遂創悲智社。有死者。醵金殮之。當事屢旌其門。竟以壽終。炎字秩存。方父之被逮也。年十四。獨行從其父。廷訊則代辨析。在獄則屬餽。時僉都李之方按獄左右叱去之。炎泣曰。吾來為父白冤。義不畏死。豈畏叱耶。竟從父逮京師。既釋歸。在父左右。無不先得其意。母適風疾。臥不得起。扶持牀第間。衣不解帶者年餘。有雨從叔事之如父。嘗曰。遠祖之藏。弗而不敢治。是無人後也。家有餘而無田以祭。是餒其祖也。以故置祭田。除墓道。終其身不敢忽。兄弟四人。孝友如平生。皆不仕。年皆過九十歲。未嘗析居。異爨。家庭之間。怡怡相見。或偕行出遊。翱翔於兩峯三竺之間。衣冠顏色。典型儼然。錢塘好事者。或畫商山四皓圖。以傳其事。嗟乎。四公之後。今又四五世子孫。幾至百人。蓋數十年矣。自琦之曾孫名祿乙字銘閣。孝友君子也。為予父執其子間生。又與予同學。總角相見。如昆季。銘閣先生為予言。祿乙自弱冠遠遊。且四十年。昔歲反錢塘。避雨於市古貨器者。之次。買水晶小印。持歸家。於故書卷首合之。宛然先高祖虛白室章也。私念百年故物。歸其主者。既甚喜。他日當於家中隙地。構屋一區。以復虛白室之舊業。而祀我先人。且述先人之行事。懸之室中。俾伏臘家祀。小大稽首。咸得來觀一通。以示其子若

孫子其為我文之子不獲辭謹據杭州府志錢塘縣志吳氏家譜與先生所口述者裁擇而為之傳傳曰數典不忘其先又曰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古人或表於阡或碑於廟豈不美乎今吳氏先人之德若此五世以來益以孝友詩書世其家獨其子孫未聞張大其先如古人云云吾聞善之積也不發其發必大非獨大也必久吾是以知吳氏之子孫大且久也

邵念魯先生墓表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溪並述學案傳授著錄者輒數百人輻輳馳騁或不軌師說為訛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翰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遺韓邵曾可魯公會可生貞顯字鶴朋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殂喪先生歸然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潼關思有所用退而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門會稽章學誠薦好其文數為筠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孫晉涵來謁筠於太平使院為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孫先益先觀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

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益嘗改葬先生於縣之九壘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筠故無所聞。見於先生。然心知晉通篇論君子也。不敢辭。按狀先生幼失母。少長。察察用父呵自勉。從羣兒戲。為白打。祖母孫戒之。嚮學。九歲讀史。即操槩為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興曰。其人安往耶。願得而事之。祖以為有志。即為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為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尚在歲必一再至。為諸生設講。先生立階下。聽久之。執所業。尚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歎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敏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者。韓門高弟子也。比見先生歎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而讀劉宗周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為縣學生。獨恥為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人。傳以為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日陳梵誦經。營寔安。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僉曰。邵氏子善喪。笑者愧之。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歿。諸生散去。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號稱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為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鋌馬彭數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

歎曰吾哀若所學誠學若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尚不知毀日月者之喪明自
哀不暇而暇吾哀耶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
無極之說儒也龍溪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
崇尚正學自愛河間李瑄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畱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
願學哉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孝威熊賜履先後以聞王
氏學為已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為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
又以能毀王氏學為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羣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之以為是不
足辯顧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義問乾鑿度算法會稽重場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
西廡將軍施琅振旅臺灣過西湖遭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請與俱北謝
不行間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生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盡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
淮離合狀北入河南訪黃流故道西走窺潼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
奈何會歲辛巳知黃岡韋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者乃以禮
幣致先生先一日戒嚴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偕教諭訓導至弟子迎於門外揖至
階先生出迓階知縣升階揖先生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於先賢如
禮出即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俟於階童子誦詩闋先

生為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既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京師。商邱宋至鄭萬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辛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卒。先生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自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飽。酒酣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廷英數言。硯齋之術。固乞先生束脯所入行賈。輒喪之。弗問也。友教陶家壩。隣婦訕聲。數出於柵。聞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數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凶然士之為俗學者。輒貌敬之。而心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義規之曰。無實者弗為。先生輒燬之。又撰明史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欣然謝不敏。先生既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即斬也。乃私託著述以自見。以為琦淹功微。金許言絕於鏤文。成立德以揭大任。良知曰。伊孟出。盡午魚爛。熱心辨舌。作陽明王子傳。粵神宗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戴山懋功。祇悔而復。樂羣疑狂謚。冒志厥存。沒揆首陽。作戴山劉子傳。綿綿姚江。浙東以醇。江西以正。良幾踳雜。羅揚詭亂。望齡汝登。逃戒慧定。罔崇折槩。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言。不如以身。鉉暨彪佳白首。

歸以全。應鰲隱跡。宗義墓言死復生不報。何千萬年。作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程黃錄之。丞相開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曲水蘭亭。葬於斯。作宋遺氏所知傳。裂儒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陳恭尹之貞璞。完厥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霖有贊。載剝而復。致良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尚是游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嚴君有錄。厥子有牒。系厥臣有跡。蹤者舊有聞。用紀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為思復堂文集二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畧四卷。間從宗義間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臯從海外荻舍歸。先生就與諮論。合以馮甦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先生娶陶氏。生子四。長承濂。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初葬先生於慈谿之龍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乃改葬。先生之弟行向榮。晉涵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歎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者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歿。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絕矣。筠謹案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義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歿光

不曜而行與文實應銘法。筠旣表先生兼取義於昌黎韓子所以銘施士而重為之系曰。

君爽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聞。傳授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言修之道。守先正。一髮引鈞。繩斯郡土。滕先生死矣。師微業絕。卜改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於鄉。鄉先生邪。

邴鄭之學論

陳夢元

學問之道猶人之有體心腹充實四肢雖病不足患也經傳為實人心腹之物博聞強記旁通貫穿氣盛足以載理志堅足以載識義精足以幹事生平世為國家輔治安值亂世為倫紀刷氛垢才或偏至跡涉怪迂詎有訪其苦心哉高遠之士潛託清白神頤淡粹遇物而英發運機而望廩力憑於虛矯然十倍於愚柔是時姦回寇虜舉手搖足無不入坎窞獨迴翔超邁自全不摧豈無本能勝乎聞讀漢末邴原劉惔戴原遠方游學至陳留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弓汝南交范滂博陵郡親盧子幹猶舍鄉里鄭元而不師模實心知入鄭氏學孤沈迥造氣鄰於弱銳初固終志餒於完償此忘彼義疏於苟恐單步負負苦身持力八九年間卒無所得故原舍安邱孫崧有云人各有志所規不同者內斷蚤果矣他日荀文若欽為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崔李珪讓以龍翰鳳翼國之重寶於是海內清議咸云青州有邴鄭之學雖然論學原何敢升鄭氏之堂品志節原亦未能仿鄭氏之溫偉及身之時云然後世之人未或許並稱也烏虜陳氏曷冒用此語載邴原本傳哉是洵合史裁也夫

約彙自序

漢唐諸儒說經渾堅難破碎鄭孔兩家鏗鏘往復末學窮年鑽紙深入不得出出而

昂首彌望浩浩若煙海古人經解創獲徘徊至晚節護惜及身後問世世仍未敢自信故曰書肆曰銳鈴夢元讀經書驚怖無極毋論他經文義謹嚴若春秋非通左氏傳能鑒空乎非旁通公羊氏穀梁氏能貫穿乎文義如斯箋疏注解又屬支派舉一經於諸經俱難拾涓滴可愧也已今年來沈浸學古心思有得立題製辭論記序說組織津逮根抵脈絡潛心闡闡豈有不沿沂經訓為語言者夫語言是矣果可庸說經歟不能說經猶有語言逾愧也已愧仍存之進寸退尺猶航斷港絕潢將何日學海得至海云已丑重午長沙桂叢寫館自敘

贈休寧戴東原先生震敘

通諸經羣史及其中天文地志典章制度並聲音文字所云識其大者詰之確辨之核思之精觸類旁通來伍錯綜勞於記誦備於講解奔走於按求自隋唐宋元明中間錄寫雕刻脫落訛舛倒亂蒙雜相沿相混苟且垂置俱歸於確且核且精精矣猶弗措於詰與辨與思此惟無斷續於節候物變載車與船契契通人思問思難剖心折肝若閻若顧若毛若朱淒雨孤鐙寒神琢骨冥冥冥冥相證於陳紙書堆古有才曰鬼曰仙曾何足云曾何足云余年五十一官於京師遇先生知先生之學弗措於學問思辨之學決先生之學之垂世久遠亦如百詩寧人西河竹垞諸老之著述

光緒萬火回想為記誦為講解為搜求忽忽至今殆三十餘年。無一日有斷續可摘。罅漏先生聞為余述其大畧。然即不言。半生心血固姻姻於著述各種書紙上。今者病促元歸。不得相從數數。見癸巳之秋迄茲乙未之春。道義交財年餘。先生既有贈行者之言。余安能言言。恐非所則非所稱。聊率臆而陳。曷敢書以為有協於前賢。何以贈我之義。惟先生藏之。勿示人焉。乙未三月十又一日。

送刑部郎中姚姬傳鼎南歸序

自聖門卜氏子夏大賢有仕優則學之論。後世士大夫達於仕進。毋論位內位外。俱毋敢荒學。然唯宦於京師。務學較居多。間或游譚為娛樂。飲酒則歌詩。登高則作賦。退食自公。未有一日廢書不觀者。若吾友桐城姚君。官刑部。最為好學。可敬者也。君於古書無所不學。亦無體不習。其詩才清曉。詞賦歸雅馴。然君獨喜為古文。有作不肖出以示人。嘗語余曰。遐方異味。食恐生病。若稻粱菽粟。味淡而正。補益人元氣。人周身所以為運行晝夜恃有元氣耳。天地之元氣在太和。人身之元氣在善養。雕琢刻削而已亡有焉。自是知君所以語余者。在深造於經傳中而自得之。君先得之。閉口而不泄於人也。今君歸矣。余以病不能獨留此地。君歸有太夫人在堂。歸而樂也。是一家之太和也。余歸慟吾先人。曷往乎。雖然。有一日之學。即為吾父母一日之肖。

子。若天卒假吾以歲月之多。余愛自矢不敢雕琢刻削。虧所受於天分。與所受於父母身體髮膚也。他時君在大江南北。或問訊余乎。余即舉是語敬復良友於湖山數千里之外。庶有以知吾之謹口而亦勿泄也。

讀申鑒

漢末荀悅著書號申鑒。其言曰。五典以經羣籍以緯。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政體時事。兩篇闕論。眇指似盛漢作者。遭亂世事。闇君。襄於淖泥不滓。時事篇備博士一條言。經文異家別說。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訟者紛如。後代道學經說。荀氏蚤已。甘若口。雜言篇性命一條。論性有三品。後代原性者。祖焉。句義簡該。字文間訛闕。扶疏旁達。隱隱隆隆。其引氣然。輟大抵含和懷靈。殖學惡可。已意有鬱結。資藉展舒。車馬戎兵。秩秩然庸。聖籍經國。君臣獻替。著細紀。即目赤心。輸奉研慮。至司徒。盧。盧使悅此書。翊後懸鑒。豈不嘅息無限哉。

書陳桃文先生四書文彙後

庸音嘈切。律呂乖次。腹白色。陳腕枯花。闇良由研討古經。汨溺宋註。讚誦良史。滑澤五代。漢魏之步驟。節奏浪浪矣。攸江桃文先生。圭璋精理。稟受異常。記功百倍。平生酷嗜三傳。及先秦兩漢魏晉書。六朝華瞻。采擷雜俎。靡有賸殘。作為古文詩騷清思。

勸勸經緯冥冥破除障翳洗滌格調元讀先生慨遇懷古諸詩憑高弔遠惻愴曷極
爲時文者固先生唾餘而泥滓之中有珠玉光大小樹義已說獨斷不依倚前儒軟
語柔辭故字皆汲古氣爲播芳尋繹吟詠往往在蘭臺南皮間得其徐疾揚抑沈鬱
頓挫之致今去先生六七十年矣回首壯盛不曉讀書私心愛先生文章執筆摹擬
一彈再鼓空腔棘古輒笑而罷往在京師會文賦咏與諸名士條舉制義家嘗論正
希性靈可學大士天才百倍不可學持先生文相視亦云諸名士撫覽曰諾嗟吁先
生含咀坐老傲兀試席也蹇一第文彙紛麗於選者危言埋沒於故人元也晚進欣
對未足涕洟繼之聞先生多藝能熟字畫工楷則雜詠游大吏幕府偏親鄰架末
學膚受乞靈靈應俱騰踏去先生視之泊如其人有古名賢風烈先生名之歷者年
貢入太學嘗讀書司空山蚤有神助云

書漢平帝紀後

漢元始五年徵天下逸經古記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當是時諸儒生教
授之籍未盡出於一或私有藏入於籍中又其時已置寫書之官寫者不知其爲藏
入校書之官恐又加藏入焉視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者罪更甚也矧所云逸經不知
即五經內逸文與抑別有經文與至云古記有注紀雜紀年紀大年紀諸記母論即

記禮之文。竄入者什居三四矣。是時劉歆總羣書而奏七略。以卒向業。所謂輯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因諸儒生竄入有不善者。歆輒加文焉。又按時事。誣耀王莽。得以固其奸言。愚惑天下後世。致使後之肆誦經文諸君子。遂有改字易文。更置篇第。分畫章句節段之事。

書元后傳後

漢統之墮。非墮於哀平短祚。實由孝成昏庸。而流於殘忍也。漢臣之不忠。非及王莽始大著其惡。寔是由王鳳頗擅用事。而敢於誅王章也。然自絳緣諸子丙殿御幸。而甲館畫堂。遂釀禍水。北難入宮。六十餘年。其時忠蓋殞耗。姦回煽發。不識此時何為使。漢祚遂移於婦人女子之手。竊謂劉向在元成兩世。屢進正言。卒不能以宗室老成。協眾良謀。國發憤匡維。徒校書觀象。悲歎痛切。異賴乎。况孝成數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遇。已知外家危劉氏之漸。乃上封事。僅欲指圖陳狀。漫無智略。何異經生說事。理鏗鏗動聽。不可見之施行。然向著洪範五行論。奏之天子。為王鳳兄弟起此論。蚤卜機已萌。而勢居難挽。即殺身何益。自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矣。班史載外戚傳。後繫以元后。詳著政君初獻掖庭。及崩於新室歲月。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如鬼魅怪物。逢之即為不祥。是孰詔諸後葉。果孰令彼

鮮終。從古覆人家。若此類。狂耀愚罔。莫非天意為之。而又誰慰。

書益部耆舊雜記後

陳承祚於蜀志後。終之以楊戲季漢輔臣贊。明著蜀之所以繼漢。無怪乎史臣之載筆也。至末又綴王嗣常播衛繼三人。書曰。益部耆舊。嗟乎。承祚胸羅蜀室人才。上者述德揚忠。語規典則。次亦微勞不遺。又其次稍裨風節。錄以警俗。如嗣能使羌胡受信。播能為縣長忘身。繼雖遇害而為眾所敬。烏序耆舊中甯第此三人。念蜀國記注寡少。文彩不耀。一二沾洽。出效戎行。輯所記者。不過據見聞。輯入亦聞於發掘。承祚烏嘗不慙焉。又重念其時之人。漸被王風。服丞相之明教。屢有存者。敢忍為割棄。不錄於篇乎。風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君子知史臣寓無盡之意也夫。

書季漢輔臣贊後

烏序。此蜀臣楊戲之所著也。其贊輔臣。必先以昭烈皇帝。非史臣陳壽帝之。而楊戲帝之也。史臣本帝魏國於劉氏曰。先主焉。曰。帝魏胡為主。劉有所不敢不然也。乃楊戲帝之。不概削其稱者。又劉氏帝之所自存。冠乎漢臣。陰寓以存漢也。立乎人之本朝。而欲存漢。以赫赫存之者之有楊戲。壽止可據其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以存其辭者存帝號。而存漢也。有所不敢存。可以謝當世之人。又欲陰寓存之之實。

國朝文匯 卷二十四

三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并可使後世之人見其心焉。虞陳氏之史之所以可讀也。

書阮籍傳後

才不足以濟世。言不足以行遠。平世固無所用之。亂世人亦不記憶之而相及也。若夫有可用之材於此。權奸側目。小人勾勾。為其所用。非吾之志也。不為其所用。又無能以自存。是時有迫而用之者。又豈得逃之山谷河海哉。無已。則以其人知我可以。用。姑為試我可用者。而為彼用焉。一用之後。遂可以已也。故籍之仕也。病歸者。一病免者。一自還者。一至其免禍。往往值其酣醉焉。所云魏縣之託。而昏迷之逃者耶。不此之逃。而惡乎逃耶。然余誦阮籍詠懷詩。其天性忠孝。比興可思。隨所觸而勃發。不容遏。人莫能喻其幽隱也。要之其人亦聖賢所閔歎也哉。

上茶陵彭太老師啓

夢元啓。戊子冬十月。在長沙寓齋。友人錄示閣下所製茶陵修學記一篇。茶陵修城記一篇。誦數倍常。典要如經。夢元伏惟文章家記體。精於唐代韓柳兩公。柳記製式。富言豐美。踰韓。北宋子固介甫。朗暢演迤。理語糾結。按切寡。題閣下學記發揮。未廣脫落。神采濯濯。記修茶陵紀核撮約。堅瞻工實。辭事稱適。夢元又伏惟兩漢魏晉至唐著作巨手。大抵鎔裁杆杓。逐字用意。逐句用意。非如宋派。各隨支柱。空架。踵襲清。

虛禁用造語。取其自然。明代王李矯揉。釘鉅聲傳。義理湮沈。論者推起。袁能事。屬熙甫。然摹擬氣息。反距史家萬里而遙。閣下懸衡陳墨。進退規矩。雅麗躋班。深博軼柳。後生晚進。學治古文。奉閣下為圭臬矣。夢元性資淺劣。兼乏記功。年來心路。驚悸成疾。及其伏潛。尚知確錯。罔敢荒棄。違離杖屨。十載有餘。牆宇重峻。私淑慙勉。劉生林青。誼履密友。常述緒言。為王為金。風雨雞鳴。毋數服膺。瞻望慙懼。神魂飛越。謹啓。

記白雲山人事

白雲山人者。學佛人也。初不知其所出。十年前。遇於漢陽大別山麓。乾隆乙未春三月。余辭都門。道出襄樊。適遇山人於漢上。招入舟。不冠不履。不飲不啖。自言吳人。問名問年。俱不應。祇述其平生甚奇。性無他嗜。愛看嶺上白雲。愛讀古書。苦難記。旋棄去年二十四落髮為僧。入天台山。復入雁蕩。習其教。不知閱幾十寒暑。出山至淮上。入燕趙。出關。尋返。復走秦蜀滇黔。及兩粵。至廬山。陟諸峰巖。久之。還江南。入青陽九華山。宴坐洞中。彌月。忽一日。夜半氣不屬。有道士緣崖來洞。口呼令吐。吐盡。飲以清水三四盃。味甘同蜜。覺胸腹殊異。迨曉。洞外無人。蹤出洞。至一大寺。有老學士讀書其中。經史滿架。上就讀。忽五行俱下一見。輒能暗誦。自喜甚。聞及詞賦。下筆殆可萬言。學士屢錯愕。甫而歲。而經史悉貯吾腹內矣。別學士。復出山。沂江徧歷湖湘山寺。

冀遇吾本師。始歸吾老馬。適再遇子於此。指船內諸書。可隨抽試。因倍誦吳志。張昭諸人傳。及漢書天文五行諸志。一字不遺忘。又為余賦汗漫吟數十韻。書兼篆隸。即袖其草。余始出近文百十篇就質。山人曰。存可某某篇。餘俱燒。幸子根未壞。且讀書。他時力為之。庶使人無吐嚔作惡矣。語竟拂衣起。疾乘小舡去。自日午跼坐。至月出。媿媿發櫂。肘膝未嘗少縱。情洵定力已至者。所稱學士者何人。而其本師果誰耶。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二十五

諸廷槐

字與堂江蘇嘉定人歲貢生

范增論上

范增論下

重修邑侯陸公祠記

曹學閔

號菴堂山西汾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宗人府丞

志仁堂詩序

教授趙培元先生墓表

周

春

字花兮號松齋浙江海甯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廣西岑溪知縣嘉慶庚午重宴虎鳴加六品銜著有松齋文集

上座主武進錢公論韻學書

畬同年錢竹汀少詹書

杜詩雙聲疊韻諸括畧序

紀

昀

字曉嵐號春帆直隸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諡文達有紀文達公遺集

鏤冰詩鈔序

國朝文匯

卷二十五

目錄

國學扶輪社印

愛鼎堂遺集序

八

遵化州知州李公墓表

九

河南開歸道王公墓誌銘

十

查

禮

字恂叔一字儉堂號鐵橋順天宛平人由戶部主事官至湖南巡撫著有銅鼓書堂集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硯銘

十三

殷貞女哀辭

并序

十三

錢大昕

字曉徵號辛楣一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少詹事有潛研堂集

春秋論

十五

春秋論二

十五

馮煖論

十七

梁武帝論

十七

張浚論

十八

洛蜀黨論

十九

味經高類稿序

二十

錢氏祠堂記

二十

記湯烈女事

二十一

處士陳先生墓表

二十二

李南澗墓誌銘

二十三

國朝文匯乙集卷二十五

范增論上

諸廷槐

興劉者楚懷王孫心。而亡項者范增也。昔者始皇沒。二世立。土崩之勢成。人人可以亡秦而有天下。而項之力為強。然項卒不能有天下者。蓋民在於不能入秦。不先入秦。其故在救趙。頓兵堅壁之下。徘徊河南新安之間。及入關而沛公之至。已三月。秦民已安沛公。而惟恐其不為秦王矣。羽既前坑殺其子弟。又見民歸於劉。知其地不可強。而臣復顧入關先王之言。居之名不順。而慮其有後變。因燒夷斬殺其土地民人。以封秦降將。而自都於彭城。其曰富貴歸故鄉者。羽解嘲之言。非本謀也。且羽豈不知秦勁兵良將。皆聚於趙。渡河救趙而入秦。其勢既回遠。章邯兵雖破。必淹時日。必後天下約。若西畧地至秦。滎陽宛郢之間。既無堅兵之守。關中又空無人。直長驅而入耳。其難易較然可見。然而利為其難。沛公為其易者。則制於懷王之命也。懷王者。項氏之所立。項氏之立懷王。范增成之也。而其後卒以此資劉。亡項之天下。夫增果以秦之亡。由立楚後耶。楚不立後。項必不振耶。當項在下邳時。已有兵六七萬人。諸別將皆會薛計事。沛公亦以軍往屬焉。其勢可謂盛矣。使無懷王之命。則羽必不北救趙。不北救趙。則必西擊秦。趙未下而秦已破。章邯進退無據。則必降。邯降而趙

圖亦解。於是都關中形勝之地。號令天下。天下有不服。折箠可定。彼沛公不過一別將之從入關者耳。豈能與羽爭秦以爭天下哉。計不出此。而聽范增之言。名分一定。從之則喪其取天下之實。不從則遂負背約之名。不待縞素興師。聲罪東指。而天下之心已歸劉不歸項矣。夫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子房尚以為不可。況立一人而奉之為君哉。增之計出鄢生下。而項氏從之。其不亡何待。且增之所以為項謀者曰。如此則可以亡秦。而有天下。而為天子也。夫欲為天子而先自臣一匹夫。我不識天下既定。將遂奉其人為天子耶。則失其所以為謀之意。將遂自為之耶。則置其人於何地。其勢不至於放殺不止。放殺大惡也。羽可以殺其君。則天下可以殺羽。羽逆而天下順。以順討逆。又以形勢臨之。雖百范增。何能為之謀哉。甚矣增計之失也。或曰。借其名以成我事。後世多有之。曰懿操之所借者。其人皆天子也。天下且尊奉其名。不得已則借之。彼懷王者。一牧羊兒耳。羽有何不得已耶。或曰。為楚後也。夫六國皆有後。且其初皆周之臣。周正朔也。不立周後而立楚後。亦無以令天下。或曰。項故楚臣也。且起兵在楚地。不立楚後而誰立。則吾有說焉。譬之大盜賊殺其主人。盡有其寶玉府藏。一旦盜病且危。坐以待死矣。為之僕者。惟亟殺之。而以其寶玉府藏還主之子孫可也。曰子孫不在。盜不可殺也。則豈有是理哉。夫二世者。盜之病且危。坐以待死。

者也。而羽不知乘則增之謀誤之也。吾聞蘇子言增蓋為楚不為項者。果爾則增可無責。然鴻門之會。增乃曰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懷王在而以為項之天下。吾是以知為項不為楚也。為項而卒亡項之天下者。范增也。

范增論下

予嘗怪楚懷王既立。即背項氏而遣沛公入關。使羽救趙。又以宋義為上將。抑羽為次。且曰先入關者王之。其意蓋在沛公。此時項氏未有失節。遽疏忌若此。為以怨報德。又悲項羽有取天下之才。無取天下之識。既立懷王。卒行放弑。負不義之名。拱手授人以天下。至於身死東城。尚未覺悟。故為推原禍始。以著范增之罪。客有謂子曰。子之論辨矣。雖然。夫接於人無窮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轉敗以為功。而因難以取濟者。存乎其人也。安見楚立而項遂不可為耶。子曰。善哉。客之論也。昔者魏武侯獻帝。而袁本初不能與之爭。梁祖迎昭宗。而李克用卒死太原之地。義祖居建康。烈祖輔政廣陵。而楊吳之國卒為李所有者。何則。其勢然也。且夫義帝之在當時。豈惟項王欲死之。彼漢王者亦欲死之也。然就項氏而論。秦未破以前。義帝不可一日有。有義帝。項氏所以後入關也。秦既破以後。義帝不可一日無。無義帝。則漢王不能制。故為羽計。則莫若奉義帝都關中。以增為輔。而自都於陝洛河魏之交。

外以控山東諸侯。而內拱衛京師。夫關中帝王都。義帝天下主。居之則天下不得謂之倍約。漢王亦不敢窺三秦。即有舉動。則不義之名在漢。可以告天下諸侯而誅之。羽率師以西亦甚易。而有增以居其中。則義帝亦不能別有所操置。陽尊其名而陰收其實。遲之數年。漢王亦老將死矣。羽年方強。天下事大可為。禪讓之舉。光於後世。三恪之封。復見此日。此所謂失計於始而收功於後也。惜乎增之謀不及此。而遽以放弑聞天下。豈非悖哉。蓋嘗論楚漢之際。其成敗得失之故。在能忍與不能忍而已。漢王能忍。良平復以忍濟之。故卒有天下。項羽不能忍。而增復以不忍濟之。故及於敗。當太公置俎上時。分羹之言。舉天下所不忍聞者。漢王親自言之。則躡履之事。豈足為其難哉。項氏君臣。有一義帝而不能用。又以小忿殺之。其暗於存亡大計。曹魏武梁祖輩不若也。而豈能與高帝爭哉。夫能用義帝以制劉而不失項之天下。則其始之勸立楚後者。猶可解也。不然。而以為項氏之天下。由增亡之。豈苛論也哉。

重修邑侯陸公祠記

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賜諡清獻。當湖陸公。以進士起家。為嘉定縣令。不為在勢者所容。未三年罷任去。民思公不忘。為祠於治城之西。護國寺左偏。以奉公祀。歲久且圯。民用傷焉。閱歲乙酉。歲貢生顧上縣訓導陸某。生員程某。廩貢生侯選訓導諸

其相與鳩工庀材為堂五間既成集邑紳士送公主其中禮成具三獻焉惟公東大賢之資紹聖人之統在縣邑為循吏在臺省為名臣其功績載太常其德行道學傳於天下後世學士大夫所紀述其廟祀及乎荒隅徼塞四海九州之遠

聖天子臨辟雍行釋奠釋菜之禮公與配享之列焉嗚呼盛矣區區一方之祠誠不足為公重即公在天之靈亦未必來享乎此顧其所以為之者慰民德公之思於無窮也蓋邑之去公百餘年矣其親被公之德教者非父祖以上則富曾而遠也小民之愚篤近而遠達有問其祖宗之名字而不知者矣況於令之久且遠耶然至於今雖輿臺隸卒小夫婦人無不知有公者其相與道公往事往往歌呼歡躍感泣涕洟而不自知至於幽遐窮僻之鄉尸而祝者百年之間有如一日古所稱沒世而民不忘其是之謂耶蓋近於化神之治矣嗚呼盛哉昔明道程子主簿上元史稱其治績甚著而子朱子為同安日選邑秀民為弟子員日與講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公之學與程朱同其為治亦無有異然竊意程朱當日其民之愛悅思慕亦如公之逾久而不忘乎而要其無不同可知也故嘗以為聖人之道不易民而治有公之學與其德以行於民而不知感且化焉是下負上也無公之學與其德以行於民而偷為一切之具謂民不可以仁義施焉豈非誣民而自誣也哉然則聞公之治者其亦可慨

然而興也歟雖然予聞故老言自公治縣之後民守其化敦節儉而知禮讓風俗純一獄訟哀息庠序之士惟務樸學而以飾竿牘走聲利為可恥今其風少陵夷矣夫思公之德不能體公之心以追百年茂美之治公不許也公去今雖遠其遺教猶存遵而行之以漸革目前之弊風俗之幸也上以副

聖天子諄諄求治之意而下以慰吾公不忘一邑之思竊願與邑人士勉之而已

志仁堂詩序

曹學閔

志仁堂詩上下二卷。吾友趙樂齋水部所著也。樂齋於乾隆丙子年。服官京師。余得與締交。性情既投。議論尤合。越兩載。樂齋即告歸。居恆喜購古書。得一善本。輒精為校讐。付剞劂。每一書出。人爭購之。以為毛氏汲古閣之本。不是過。好賙人困乏。解推慷慨。不吝施予。樂齋始饒于財。繼以中落。又繼以貧。皆坐此。平生寡所嗜好。除藏書外。則耽吟詩。其為詩曰。稱意所欲言而言之。不為規模雕琢。艱深幽苦。一以蒼逸自在為宗。故一咏一吟。流播河汾。後進之士。翕然崇奉。而余取樂齋之詩。轉不在是。今夫詩本性情。心之所之。不自知而宣于言。古之為詩者。一聞聲。一觸目。一境一景。一禽魚卉木。無不言在此。而心在彼。寄託景色。以慕其君親。故少陵之品入聖。何大復持中論。謂子瞻得其氣。淮海得其意。魯直得其骨。務觀得其志。是也是。固在語言工拙之外矣。樂齋身在園圖。笠屐巾杖。其于爐烟扇影。遠隔雲天。而擊壤含哺。不忘忠愛。其古作者之遺意歟。其亦心之所之。流露于不自知者歟。余是以往復三反而讀之。勿厭也。若其藹然如雲。則胸襟之澹宕也。皎然如月。則操行之修潔也。浩然沛然如雨集潮上。則樂山得壽之徵也。讀是詩者。胥識之矣。歲丙午。樂齋郵書索序。余即以所知于樂齋者書之。併屬其藏之家。孰垂示後昆。俾知詩文之所重。固在此。不在

彼也。藥齋其有以諒吾之心矣。是為序。

教授趙培元先生墓表

昔程子有言。士大夫苟存心利物。于物必有所濟。故遇無顯晦。位無尊卑。隨其目之所觸。疾苦顛運。苟有隱於心者。急起從之。如救焚。如拯溺。如手足之於頭目。慈母之于嬰兒。此乃孔門論仁之實。而天下國家所以能聯為一體也。昔雍正元年癸卯。山古大徵。太平趙思植培元先生。適教諭襄垣。奉檄分賑靈石霍州介休平遙。先生聞命束裝。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核戶籍。杜侵漁。晝夜往來。計口分食。涕泣而哺之。故四邑之民。其得賑也。獨速而且周。又復捐己貲。分賑太平及襄垣之民。當是時。使少濡緩焉。溝中之瘠。不知其幾矣。至于今。數邑之父老子弟。猶稱述趙教授之賢。而能于其職。而又惜其僅以大同右衛教授終。不得高爵顯秩。盡展其蘊。以樹偉勳于一時也。然即此已足以愧夫世之玩視民瘼。或痿痺不相屬。或亦知為分內事。而拘于簿書期會。不能應機赴務。潛斃嗷嗷之命于悠悠急緩之中者矣。先生子厚五。好學嗜古。表章前輩遺籍。不遺餘力。曩官京師。與余交有年。今厚五之子遇坦。需次來都。以先生宰木成林。樂石未樹。願得余文以表之。余夙稔先生家世行誼。大抵忠厚仁慈。風流儒雅。不愧古人。諸家傳誌。敘之詳矣。可無具述。獨舉其華聲大者。俾揭于墜道。

嘗讀元史張文忠公傳家居七聘不起後以關中大饑召之聞命馳赴痛哭從事卒
殉于貶故諡曰忠其所作哀流民操至今讀之猶為流涕今覽先生軼事其于文忠
雖官之大小相懸而已溺己饑之心誠足以後先相望凡百君子有牧民之責者其
可以取鑑于此也哉

上座主武進錢公論韻學書

周春

春於韻學毫無所得。憶數年前。因究心字母。遂遍觀釋藏六百餘函。於是稍稍辨別。然實不過一知半解而已。前奉函誨。令其悉心論之。臨行時。王生焯又傳諭再三。仰見我夫子雅度謙冲。垂詢芻蕘之盛意。拜別慈顏。忽經兩月。茲於維揚舟次。適有邨便。敢畧陳堯見。伏祈夫子裁定焉。我朝言韻學者。群推顧亭林。毛西河兩家。然春竊謂韻學。必須旁通字母。方得其源。亭林全不講求。西河所見殊淺。故兩家惟於部之多寡。字之出入。古今之撰著。博引繁稱。其中不無牴牾者。則字母之由也。潘稼堂九弄翻紐之學。最精。惜其於韻書無所論述。至今行世者。僅有類音一編。若李笠翁邵子湘。直屬不知而作。貽笑後人。又無論矣。承論文殷。當分兩部。而殷通於真。上聲當於迥韻中分出。極韻與平去二聲。排比齊整。各為三十韻。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案廣韻四十二極。四十三等。共有十四字。字數雖少。可以自成一韻。故平水本尚不合於迥。其合也。未知誤始何時矣。至平上去三聲。既無參差。則入聲亦自當併為十五韻。以昭畫一。我夫子淵源家學。豈說便能神悟。則分併自有尊裁。非春之愚蒙所得而窺測也。遂暑鬱蒸。伏惟萬福。

會同年錢竹汀少詹書

昨披誨帖。備承指示。昭若發矇。然春狂瞽之言。固因亡兒根觸。亦為學術起見。更有愚筦。敢不再陳。自八股興而人才衰。高頭講章出而經學絕。前明三百年。名為遵奉程朱。實則荒經蔑古。此宗宋元者之流弊。不得不以漢唐之學藥之。匹如大虛之證。急宜峻補。其勢然也。今則不然。自陸清獻湯文正李文貞張楊園諸公。昌明正學。顧亭林朱竹垞汪堯峯毛西河諸公。崇尚經術。固已風氣大開。不復空疏寒陋。所患久而濫觴歧途。雜出五尺童子。皆知剽竊定字。搗搗蕭客。村塾學究。莫不妄戴臚明。謬沿百詩。甚至以骨董談經。可資捧腹。此又宗漢唐者之流弊。不得不仍以宋元之學藥之。匹如邢賈之證。惟張子和三法可施。再用薛立齋。必致狂易而走矣。春自數卑微。株守江鄉老屋之中。雖叫號何益。伏念先生學府經神。負海內之重望。若與當世二三鉅公。並起而救正之。此誠學者之厚幸。而春私心所仰望者也。要之漢唐諸儒。長於名物。宋元諸儒。長於義理。後人更何從置喙。春邇來竊附不賢識小之義。作十三經音畧。粗已具稿。雖不過一知半解。然自問餘生。得辨正一音。識真一字。庶幾白飯菜羹。不至虛度一日。祇緣賤隔數百里。未獲面呈。殊覺悵然耳。謹此奉復。不盡神馳。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畧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畧之成於今六年矣。始謀付諸剞劂。復序於簡端曰。杜集之編。自樊潤州始也。杜之有注。自趙次公始也。杜之有評。自劉須溪始也。杜詩之編年。自魯冷齋始也。杜詩之分類。自陳浩然始也。杜之有年譜。自呂汲公始也。而以杜詩之雙聲疊韻創為一書。則自此始。蓋少陵之於詩。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而後世之學少陵者。亦復皆有聖人之一體。由才力實能牢籠古今。無所不有。即如雙聲疊韻。不過其詩之一斑耳。而已至巧至密。若此。況進求諸章句作法之全乎。夫第以雙聲疊韻觀少陵。殆猶以四十九表觀孔子。雖河目海口。初無關於盛德之至。而識者謂其形貌容體。便覺不凡。則杜詩之雙聲疊韻。亦若是而已矣。今距少陵之沒。將十有七庚戌。而一千二十年來。其詩日讀而愈新。其義日出而無盡。唐人並稱李杜。而杜詩韓筆。宋人每並重之。竊論杜之微妙精深。有非李韓兩家所可及。覽是譜者。當益信斯言。

鏤冰詩鈔序

紀昀

幾輔詩人。惟任邱龐雪厓先生名最著。其時漁洋山人以談詩奔走天下士。莫不攀附門牆。借齒牙餘論。惟益都趙飴山先生齟齬相爭。至今不著一字之說。與詩中有人之說。斷斷然不相下也。雪厓與德州田山薑先生。則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和。故漁洋說部。于山薑有微詞。于雪厓僅稱其切防美人笑跛者。春來不過平原門一二小詩。殆門戶之見。賢者亦不免歟。顧山薑作叢碧山房集序。僅許為香山劍南之遺。殊不甚推重雪厓。刊以弁首。亦不以為嫌。賢者之所見。至今又莫能測也。嘗竊論之。山薑以雄傑之才。上規八代。而學問奧博。又足以副之。故其詩沈博絕麗。縱橫一時。其視雪厓。固猶齊晉之霸。視東禮之弱魯也。故不肯折服。亦不敢凌鑠。姑取其近似者。稱之云爾。雪厓詩平易近人。而法律謹嚴。情景融洽。故優柔蘊藉。往往一唱三歎。有餘不盡。得風人言外之旨。譬以白陸。白陸未始非正聲也。受而不辭。殆以是矣。雪厓以後。北士之續其響者。惟景州李露園曹麗天。任邱邊隨園李廉衣。獻縣戈芥舟。寥寥數人。惜其遺集皆在存亡間。不甚著也。余初從同年毛其人。家識其外舅易州單公。為人侃侃有直氣。而恂恂有儒者風。心頗重之。初不知其工詩也。單公歿後。其同里趙君象庵。執其鏤冰詩鈔屬余判定。將授梓。余受讀之。與雪厓詩如出一轍。蓋兩

家均上溯三唐下薄兩宋務得性情之正雪屋則天分稍弱而研鍊較深單公則揮灑自如而神骨適上要其合作均可以相視而笑也龐公往矣余不及見無所憾單公則相識三十年竟未知其詩今始知之已不及與談鄉黨之中有是作者乃徒于楮墨之間恬吟密詠慨然想見其為人是則余之所深歉者若公則蓄寶希聲文章之價自在固不以余之早知與否為詩品之輕重也

愛鼎堂遺集序

三古以來文章日變其間有氣運焉有風尚焉史莫善于班馬而班馬不能為尚書春秋詩莫善于李杜而李杜不能為三百篇此關乎氣運者也至風尚所趨則人心為之矣其間異同得失縷數難窮大抵趨風尚者三途其一厭故喜新其一巧投時好其一循聲附和隨波而浮沈變風尚者二途其一乘將變之勢關巧爭長其一則于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若夫不沿頽敝之習亦不欲黨同伐異啟門戶之爭不然獨立自為一家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又于風尚之外自為一途焉明二百餘年文體亦數變矣其初金華一派蔚為大宗由三楊以逮茶陵未失古格然日久相沿羣以庸濫膚廓為臺閣之體于是乎北地信陽出焉太倉厯下又出焉是皆一代之雄才也及其弊也以詰屈聱牙為高古以抄撮餽飭為博奧餘波四溢滄海橫流歸

太僕斷斷爭之弗勝也。公安竟陵乘間突起。公絃側調。偽體日增。而汎濫不可收拾矣。汝陽傅莊毅公。當群言淆亂之時。獨稽古研精。學有根柢。深知文章正變之源流。徒以國步方難。急需幹濟。務其大者遠者。不遑與詞章之士。爭筆墨之短長。而案牘之餘。不廢著作。莫不吐言天拔。蟬蛻塵囂。非所謂我用我法。不隨風尚為轉移者歟。蓋公天性孤介。遇義所不可為者。雖觸忤權貴。不少避言。心聲也。其人不諧時趨。其文亦不諧時趨。固其所矣。公著書凡三十餘種。明季兵燹。率多散佚。惟秦蜀幽勝錄。修玉錄。僅著錄。四庫全書中遺集幾十幾卷。亦多殘闕。今公六世孫翰林檢討某先生。撮拾編錄。勒為若干卷。命長君韓城令某校正刊刻。以播世德之清芬。不以余為弁陋。屬余為序。余慨夫有明末造。社論沸騰。凡屬搢紳。幾于人人有集。類以麗雜詭僻之文。轉相標榜。末學膚受。俯拾殘剩。亦遂可依附取名。莫不謂枚馬復生。賈董再出。韓歐而下弗屑也。迄今一二百年。或覆醬瓿。或化塵埃。而公之遺集。乃歸然獨存。豈非毅然自為。不隨流俗為俯仰。剛正之氣。足以自傳歟。又何必規規然趨風尚哉。

遵化州知州李公墓表

嘉慶五年。遵化州知州李公鼎北。以積勞卒于官。踰年將葬。其孤指南。乞墓表于余。余謂表以表德。將求不朽其人也。其人無可述。而塗飾以欺後世。是不足道。其人有

可述而縷舉瑣屑。恐一善之或遺。亦非金石文之體也。蓋士大夫什百人中可傳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可傳者。不過數大事。其餘末節不足為世輕重。即不足為人輕重。故子孫欲不朽其祖父。當舉其真足不朽者以為狀。而操觚為文。亦當舉其真足不朽者。然後其文傳。其人亦傳。公之孝友積於家。文章學問。沾溉後人。在他人為善行。在公則為餘事。不足一一為公記。所應記者。凡三四大端。已足以傳公。公之宰任縣也。縣有澤表四百頃。即禹貢之大陸也。舊汨于水。成巨浸。故奏免其田賦。康熙中。漸涸為田。遂漸私墾。久而涸出者多。私墾者亦益多。官設厲禁。百姓因以釀訟端。而貪汙之吏。又借以為利藪。不肯竟其事。即有一二循良之令。而怕愾無華。才歉于德。又復不能竟其事。紛紜輟輟。殆幾及百年。自山東劉公為總督。始釐定阡陌。核定租課。則壤成賦。四百頃悉為沃野。官民交賴。余為劉公撰墓誌。書記斯事。為平生一大政。然不知誰為佐理。僅稱簡賢能之吏。董治其事而已。今讀行狀。乃知即公所經理。遙制其事者可傳。身任其事者。不尤可傳乎。公之足不朽者此其一。公之調任武清也。河流漲溢。浸五百餘村。公晝夜焦勞。五閱月。衣不解帶。民賴以免於流離。夫為官而侵賑千百中之一二耳。稍具人心者。不為也。然安坐養尊。事事委之胥役。胥役因得肆其姦。故有名無實者多。公檢災必親往。發粟必親監。故胥役無所用其技。而民

以大甯從來至親骨肉之中。疾病醫藥。至於半載。孝友者亦有懈志。公撫恤飢民。始終不厭。此仁人之用心矣。足不朽者此其一。武清背海而面河。鹽梟强悍。多為患于閭里。故號為繁劇。例以練達之能吏調治斯土。然能吏老于世。每務以安靜自全。恐其激而生擾。弗敢治也。至其蠶食鄰封。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矣。公戢之嚴。桀黠皆斂手。有巨盜李甲。作姦于甯河。而竄伏于武清。伍伯畏懼不敢捕。公廉得其實。親率數十役。昏夜入其窠窟。竟弭耳就縛。四境以安。入不測之地。嬰亡命之徒。非有定識。定力弗能有是識力。而非真有為國為民之心者。亦弗能也。公之足不朽者。不又其一乎。公之擢任遵化也。遵化領玉田豐潤二邑。素稱難治。又

橋山弓劍。適卜斯疆。公恭遇上。

陵者三。太乙句陳之所駐。千乘萬騎。供億浩繁。公仰體

聖天子仁愛之意。絲毫不取于閭閻。而百務具舉。余嘗叨扈從。入公之境。親見路旁父老。扶鳩感頌。以為從來所未有。守土之官。當差務旁午之時。不藉口以牟利。是亦足稱循吏矣。公非獨無所侵漁。并無所科派。公之足以不朽者。此一事尤難之難矣。公諱騰蛟。字曰某。鼎北其號也。又號曰辛峯。山西芮城人。祖諱某。縣學生。本生父諱某。附貢生。旌表孝子。父諱某。早卒。公以祖命承其祀。公生于雍正辛亥六月十六

日乾隆戊子舉人辛丑進士初任直隸任縣知縣調繁改武清陞楊村管河通判旋遷遵化直隸州知州以嘉慶庚申二月二日卒年七十元配劉氏誥封宜人子二長指南乾隆戊申舉人候選知縣次炳南附貢生候選縣丞孫三芝田書田蘭田指南等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其鄉之某所余為此表則嘉慶辛酉十月朔也曩者乾隆己卯余典試山西得公卷賞其落落有奇氣中式已數日以他故不與選余心恒怏怏榜後公得余所批遺卷反于余有知己感辛丑成進士時登金門執弟子禮余益滋愧然但謂失一佳士耳不謂公毅然自立乃如此雖以不得公為恨亦頗以能知公自慰矣惟自揣年近八旬不及見公功名卓犖與龔黃輩爭光何意公竟先逝余乃表公之墓也老淚縱橫烏能已已哉

河南開歸道王公墓誌銘

君諱啟緒德圃其字也一字紹衣先世雲南人前明中葉有登庸公者官于福山因家焉詩禮相傳尉為望族曾祖諱際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祖諱潯太常寺卿考諱檢兵部侍郎廣東巡撫妣李太夫人君少開敏讀書數行下乾隆十二年舉順天鄉試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君自為諸生時講求有用之學工詩古文辭洎入翰林益充演所學于音韻有神解旁通繪事第貽堂與君同舉于鄉旋以

中書官京師相繼入詞館以文章學問相砥礪館中有撰進文字惟君所擬神采鮮朗每出一篇余及同館諸君未嘗不交稱善也二十一年典試貴州人服其精鑒次年改掌雲南道監察御史屢陳時政請嚴銓選澄流品議論明剴鑒然切時用並報可巡視中城署兵科給事中復巡視天津漕務所至稱厥職當是時侍郎公方開府湖北而故事封疆大吏子弟官臺中者皆引避君遂改補戶部浙江司郎中侍郎公移撫廣東乞假省親旋居父憂服闋補原官三十七年出知河南府先是侍郎公以翰林改守河間君隨侍得聞政譚故官京師好談濟世之務省親廣東留侍者歲餘益知民間利病至是典大郡處之裕如調開封府知府聽斷如流四十三年

特旨擢開歸管河兵備道黃河自儀封漫口連年衝決上勤宵旰命重臣泣視相度君以材見擢明練勤懇泣事者倚君為重所治黑堽口為會城保障嘗告險君自儀封馳至而湍流冲刷隄之不穿者僅丈餘矣君躬履危地率先兵舟相機防護一晝夜隄得無恙城中居民賴以安君測量全河形勢議增建順黃壩復于潘家園開引河使漫口合龍大學士阿公即以君司其事親操畚鍤為諸堡倡先工竣議敘四十五年方築隄於芝麻莊聞配張恭人疾革歸視一慟即日趨河壩家人以子義長羸疾告君不顧惟遣人寬譬母夫人母夫人亦寄諭曰汝亟視工毋以我為念七月

芝蔴莊竣工而河復自張家油房奔流而出。君誓以身殉。復事版築。歲杪河復流增。築防風。遷繕舊堤。而君病已不支矣。子義長亦殤。次年請解任調理。七月望卒于官舍。時尚未離河南也。君天性孝友。交友以篤誠。文彩輝映。于政治尤為諳悉。居常言天下事當不辭艱苦。以要于成。其胸中所蘊蓄者。將次第展施。而盡瘁於治河。以歿。豈不悲哉。然君自隄工始。築任事忘家。奔走不息。盡心于疏導防濬。以奠民居。庶合于禮經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生于雍正十年正月三日。卒年五十有三。配張恭人。歲貢生健女。有婦德。事姑以孝聞。君勤瘁不恤家。而家事咸理。恭人之力也。封宜人。晉封恭人。生于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二子。義長既殤。君第詒堂中允。以次子齡長為君後。復以長子慶長之子玉曾為義長後。將以四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合葬於祖塋之次。詒堂命慶長持行狀乞余為銘。余與君兄弟同以乾隆丁卯舉鄉試。又先後入翰林。交最契。詩壇酒社。無數日不相往還。十餘年來。舊交零落。其存者亦散在四方。僅若晨星。追念生平。不勝離索之感。今君又奄化。老友益稀。每與詒堂相語。輒惻惻憶君。如悲骨肉。詒堂以誌墓相屬。余焉得辭。乃揮涕而為銘曰。

君少于我而我誌君。存歿之感。悲何可云。然猶是友朋之誼。怡悵于離羣。若夫抱經

世之畧而不克大樹其勲則實為國家惜斯人。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硯銘并序

查禮

硯歛材。修九寸七分。廣五寸六分。厚九分。額篆橋亭卜卦硯五字。面左右有元集賢學士程文海銘。背有明永樂間閩人趙元識得地得硯之由。石質堅駁蒼潤。蓋宋謝文節公物也。按史稱公弋陽人。寶祐中成進士。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元師東下。公以兵逆戰於團湖坪。張孝忠中流矢死。信州不守。公變姓名入建甯。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屨東鄉哭。已而賣卜建陽市上。一統志載建陽縣南門外有朝天橋。宋紹興中建。跨南溪。醴水十三道。覆以屋七十三間。又云謝疊山祠在縣南朝天橋。合之趙元所識。則橋亭信有徵已。特公被魏天祐強逼北行時。硯當不及攜。遂致淪沒。永樂間復出於土。其後三百餘年。不知何時硯亦北來。今完好如初。豈非公之艱貞苦節不可泯滅耶。一硯亦若有神物焉。以護持者。硯向為天津周明經月東焯所藏。月東美髯修幹。性磊落不羈。工詩文。善大小篆。居城逆河東岸。雍正初偶游城西海潮庵。見僧榻下一硯。積土甚厚。拂拭之。知為謝公物。亟以朱易歸。日摩挲於案。夜即抱以寢。因以卜硯名其居。余與月東善。時過其家。考古書畫金石。必出硯示余。月東體素豐。乾隆丁卯秋染末疾。既卧牀。余數過視。尚抱硯出見。一夕謂余曰。君觀我撫之。不忍去諸手。是珍之也。雖然。我死當歸君。已已。余由農曹之官粵西。與月

東不復相見。庚午夏。月東瀕死。語其孤曰。是硯許查子。洵叔矣。今洵叔宦瘴鄉道。雖
遠。言不可食。其孤封題寄粵。以書述治命。余潛然不自知其涕之交頤也。噫。是硯自
聞之。燕之粵。往復萬幾千里。歷數百載。而無少刊損。謂非神物護持耶。既念謝公艱
貞苦節之概。而月東之信交游。重然諾。臨危不亂如是。是皆不可不銘也。銘曰。
謝公介節載青史。攜此寶卜建陽市。周焯得之抱且死。遺言贈我萬里馳。蠻煙瘴雨
鵲亂啼。若有人兮魂夜歸。

殷貞女哀辭并序

自古節烈之婦。往往臨患難。陰荒獨以一死完其身。若夫遇人不淑。遭其凌暴。雖志
芳行潔。不以為德。反以為讐。其遇尤可憫。而其心之難白。有百倍於患難發獨者。若
天津貞女殷氏。可哀焉。殷氏本貧家女。幼失父。惟兄母是依。年十六。嫁為村民邢文
貴妻。文貴素無行。其母趙氏以淫佚聞。初文貴娶于氏。以貞慎故。出之。聞殷氏孤且
美。以計復為文貴娶之。而殷氏堅貞逾于氏。趙氏怒甚。乃與文貴日加捶楚。以沸湯
沃之。燔灼其體。體盡潰爛。郡守劉公知其事。委邑尉訊驗。而氏施口不言。夫姑之惡。
且守禮甚篤。欲驗其創不可得。未幾氏卒。邑令張公歸自上谷。躬為推訃。盡得其情。
即置趙氏文貴於法。而氏之節始著。是日傾城往觀。無不誦郡邑二公之廉明。而慶

殷氏之貞得以不朽也。余謂氏之遭遇。爲人世之至不幸。幸而郡邑二公爲之表揚其事。其亦可以無憾矣。爰作辭以哀之。辭曰。

清且直兮。白河之流。高城巖巖兮。峙河之洲。有女食貧兮。深源之裔。負郭而居兮。甘心疏糲。惟鳩媒之無良兮。棲鸞翼於荆榛。播桑中之餘波兮。將貞者而胥淪。羌惟賣珠以牽羅兮。知市門之不可倚也。甯焦灼而焚如兮。亦何悔乎九死也。行路爲之涕泣兮。鄰里爲之輟權。喜父母之孔適兮。邑魯恭而郡袁安。嗟守禮之獨嚴兮。媿呈身而識面。蓼食辛而自知兮。忍中冓之外煽。魂冥冥而長逝兮。從嫠女與靈妃。雖膚髮之毀傷兮。完禮義而全歸。嗟輕塵之棲草兮。誰抱貞於空谷。植汚泥而不染兮。宛青蓮之馥郁。登荒邱而馮弔兮。慨葬玉之深深。聊陳辭於遺躅兮。庶千載之下得以識匪石之貞心。

春秋論

錢大昕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奈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為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文姜淫而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書小君。無異辭。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尊之也。然猶可曰此為君諱爾。公子遂之弑。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無異辭。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尊之也。然猶可曰此為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爵。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辭。書卒者。外諸侯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亦不尊之也。弑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彼固諸侯也。大夫也。夫人也。未嘗一日降為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

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為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尚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孔子曰子死於道路乎。又曰子殆將死也。孔子肯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尚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啟手足之意相近。非為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或曰先儒所重者善善惡惡之大義。自我作古。不必因乎春秋。曰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況以死與卒二者定君子小人之別。其權衡輕重果無一之或爽乎。揚雄之仕於莽。於去就固不無可議。然方之劉歆甄豐之徒何如。方之莽操懿祐之徒又何如。有王者起而定其罪輕重必有別矣。操懿尚不能槩以死書之。何獨責於雄哉。後漢之名臣曾仕莽者不少。執此例而充類至盡。史之得書卒者少矣。有書有不書。是為同罪而異罰。後人求其說不得。則上下其手。壹以法吏舞文之術行之。此又非作者之意也。稽之於古書。死未足為貶詞。即以其例求之。則子奪之際。殊未得其平。而適以啟後人之爭端。故曰明乎春秋之例。可與言史矣。

昔唐吳兢撰天后本紀。次高宗下。而沈既濟非之。以為當合於中宗紀。且引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請每歲書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當時議竟不行。至紫陽綱目出。始采其說。每歲首書帝所在。又嫌於用武氏紀元。乃虛引嗣聖年號。自二年訖二十一年。至神龍反正而止。於是唐無君而有君。中宗無年號而有年號。後儒推行其例。以夏少康始生之歲為元歲。而夏之統不中絕。又有議引漢孺子嬰居攝之號。而黜王莽紀元以存劉氏之統者。此亦極筆削之苦心。而稱補天之妙手矣。謂如此而合於春秋之指。則愚竊未敢以為然也。魯昭公之出也。魯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故生稱公。葬稱我君。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強加之也。昭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即位於柩前。明乎魯人猶公之也。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已降而虛尊之也。昭公之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其始居於鄆。鄆本魯地。則猶在國也。故不曰公在鄆也。乾侯非魯地。則謹而書之。猶襄公二十七年書公在楚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唐之中宗。尊號已去。此山陽公陳留王之類也。武氏篡奪已成。其紀元也。猶晉秦始末永初之類也。沈氏欲以春秋昭公之事例之。是不然矣。或曰。武氏雖篡。唐之臣民未嘗忘

唐也。緣臣子之心而書之。奚為不可。曰。漢之亡。其臣民亦未忘漢也。今有編漢魏之年者。改黃初二年為建安二十六年。歲首書曰帝在山陽邸。以為緣故臣之心而書之。可乎。不可乎。頃在京師。僊人有演南陽樂傳奇者。諸葛武侯卧病五丈原。天帝遣華陀治之。病即已。無何。遂平魏吳。誅其君及司馬氏父子。觀者莫不相掌稱快。唐中宗嗣聖紀元之有二十一年。此南陽樂之類也。或曰。晉之東也。河西張氏稱建興者。至四十餘年。唐之亡也。河東鳳翔稱天祐者二十年。古之人固有虛稱年號而無其實者矣。曰。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尊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建興天祐之君已亡。其紀年已替。然一方固猶稱之矣。河西之人知有建興。不知有建武太興也。河東鳳翔之人知有天祐。不知有開平貞明也。叙一國之事。用其本國之元。自古良史之法固如此。嗣聖紀元止一年耳。自二年以至二十一年。皆後人強名之而非其實也。非史法也。自古以攘奪而立國者多矣。幸而統一寰宇。則不得不純以天子之制予之。要其篡奪之惡。自不可掩。不係乎年號之大書與否也。若云紂其年號以貶之。則書其年號者。即為褒之也。如晉如隋。又何褒焉。武氏之惡極矣。後世小夫婦人無不醜之。不待紂其紀元而後亂臣賊子懼也。紀嗣聖之年。不能不紀武氏之篡。唐祚之中絕。非後人之筆得而存之也。審矣。彼中宗者。以嫡嗣

而承大統。不能防閑其母。使國祚移於外家。此唐之罪人也。論春秋之義。當在貶斥之例。唐之臣子。不得已而以中興稱之。後之論世者。無故而虛加以尊號者。廿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既濟唐臣。惡周之厠唐。而為中宗諱。尚為有說。後儒遂以為春秋之例如此。是誣經也。

馮煖論

古之為大臣者。公耳忘私。國耳忘家。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力以報上。循乎理之所當。然而未嘗求餘地。以為藏身之固。以故功成名遂。而身益安。子讀戰國策。見馮煖為孟嘗君謀三窟事。何其識之鄙而謬也。夫孟嘗君之於齊。有公族之親。有相之尊。不務治國愛民為先。而徒招致任俠姦人。為之食客。欲假其譎詐。要譽一時。以長享薛邑之奉。此其識量凡近。固難以古大臣之義責之。而士之能以古人自待者。亦安肯留門下。幸舍與雞鳴狗盜者比肩。然則煖之依附孟嘗君。而為之謀三窟也。固無足怪。雖然。其所以為謀者。則已左也。夫相齊而不能自安。以譎諂之身。而守區區之薛。雖得民何益。秦齊之讐也。不容於齊。而求之秦。秦未信也。而齊之疑滋甚。傳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春秋以降。強臣之據大都而覆其家者。何可勝數。曲沃晉之宗廟在焉。而欒氏以亡。吾未見立廟之可以存薛也。設有讒人交構其間。而聲其罪以責之。

則市義之名。已非人臣之義。而貳於它國。罪且不容誅。或援大夫不得祖諸侯之禮。將以立廟為僭。有是三者。孟嘗君且重得罪於齊。又安得以一日高枕而卧乎。大臣之道。禍福當置之度外。別無自全之策。仕而營三窟。未有能免者也。戰國之際。法網尚疏。故孟嘗君幸而得免。而後人以為援之力。豈不謬哉。

梁武帝論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是故血氣之強壯。非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慎者。身雖強。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亡。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破身亡。為天下謬。史臣以為堯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阜帳。食無鮮腍。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且其時所稱權倖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既非閹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竇之亞。侯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异。謂一异足以亡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於拒諫而自滿也。方初業之始。沈范周徐。大都非骨鯁之彥。

護前之失。休文已早識之。及臨御日久。舊臣彫落。以為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惡人之
諫言。諫言不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為梁任事者。而梁之亡形成
矣。觀於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授主書。誚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
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嗚呼。武帝
豈誠以長吏為無一貪殘。百司為無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
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
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
私蓄。要皆國家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
其偽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亡也。病在自以為是。而惡
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為
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眾。無一人能為朝廷直言。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何也。正
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毘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
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漸。而宴然猶以為金甌無缺也。當此之時。雖無侯景。
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
帝之聰明才略。豈不知為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

於務。徒足以損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張浚論

昔子路問夫子以行三軍則誰與。而夫子畱之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兵者凶器。故戰為聖人之所慎。必有素定之謀。而後為之。而必成。有其志而無其時。弗居其位。可也。有其時而無其才。弗任其事。可也。豈有託忠義之名。驅不教練之卒。任不素習之將。而僥倖於一試者哉。宋之張浚。志廣而才疏。多大言而少成事。迹其生平用兵。有敗無勝。此聖人所譏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而史家曲為稱贊。至以諸葛武侯相況。何其擬之不於倫邪。武侯於隆中問食。已謂曹操難與爭鋒。欲收荊益以為根本。既而卒如其言。及後主之世。前後出師。鞠躬盡瘁。蓋審乎己之智謀。足以制敵。而不制於敵。即未能一舉吞魏。亦必無失地蹙國之慮。故任其事而不辭耳。浚早年為汪黃所引。專攻李綱。本非公論所與。逮苗劉之變。興師勤王。致位樞密。遂幡然以功名為己任。其始欲經略關陝。意非不善也。乃有李彥仙而不能救。有曲端而不能用。富平一敗。五路盡失。不得已為保蜀之計。既而撒離喝入興元。又不能固守。俟其糧盡引退。覲然以收復論功。其進退無據。亦已甚矣。淮西之役。既奪劉光世兵權。乃疑岳

飛而不用。欲以輕躁喜事之呂祉。盡護諸將。廓瓊既畔。資糧盡空。淮西之未失者。特其幸耳。隆興之初。金主新立。彼雖有釁。我實無謀。以垂暮之年。驅難御之將。傾國大舉。裁得兩縣。便即潰敗。此豈有老謀勝算者哉。吾謂浚之無謀。不待潰敗之時知之。當其出師之始而已知之何也。古之克敵者。量力而進。如善博者。非勝弗投也。桓溫嘗滅蜀矣。劉裕嘗滅燕與秦矣。不聞請移蹕以壯其聲勢也。即諸葛之北伐。亦何嘗請後主幸漢中哉。浚初經略陝西。則請幸武昌矣。其後用兵淮泗。則又請幸建康矣。武昌之議。幸而不用。建康之與臨安。均為偏隅。浚既志在恢復。而猶必假主威。以作將士之勇。此其氣已怯。其號令必不嚴固。不待臨陳而知其無能為矣。彼特見澶淵之役。以天子自將成功。而不知真宗全盛之時。思陵播越之後。事勢迥殊。彼方畏金如虎。而我欲借其虛名。以當孤注之擲。亦見其惑矣。靖康之恥。臣子一日不可忘身。為大臣。自量無戡亂之才。毋甯避位。以俟能者。否則竭生民之膏脂。糜生民之血肉。有損於邦國。無益於君親。況乎建議移都。雖曰責難於君。實欲分己之咎。此尤無策之甚者。未可以其負一時盛名。而隨聲附和也。

洛蜀黨論

元祐之初。東坡在翰林。伊川在經筵。海內方拭目望其登進。伊川起自田間。資望尚

淺於經筵欲復坐講之制。儼以師道自居。固難久於其任矣。蘇與程雖志趣不同。亦斷無妒賢疾能之意。乃以枉死市叔孫通之誚。深恨切齒。而其徒朱光庭等。群起而攻之。當時溫申兩公。初更新法。熙豐檢人。屏居散地。窺伺釁隙。而光庭首撻東坡。試館職策問。以謗訕先朝為詞。此蔡下章惇意中欲言而未敢言者。而光庭首先及之。其心特欲為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即此一言啟之。卒之兩敗俱傷。并其師亦入於黨籍。而不復振。譬諸鄉人。有怨其鄰者。持火往焚之。而不虞燎原之燄。延及己之室廬祠宇。而靡有孑遺也。光庭之無遠慮。未足深咎。盛德如伊川。何未聞出一言以阻之耶。明道以忤王安石見黜。乃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豈可專咎安石。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在大度者正可置之勿論。何遽視為不解之仇也。明道尚寬於安石。而伊川不忍於東坡。毋乃量之未廣也乎。夫撫語言文字之失。陷人於罪。縱使幸而得逞。如吳處厚之於蔡確。猶為士論所薄。況洛蜀之隙。其端至微。而光庭與賈易首先攻蘇。以致朋黨之說牢固而不可解。久之為姦臣藉口。遂成一網打盡之局。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夫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為之。蜀黨之名。亦賈易輩加之也。以誹謗為罪。則必以紹述為功。光庭輩不過借此名目。斬於必去。蘇氏非欲翻元祐之案。而其禍乃至如是之烈。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攷兩家交惡始末。未嘗不三

歎息也。

味經寓類稿序

太子太保大司寇錫山秦公。以通經砥行。為東南多士倡。洎登幾科。陟上卿。以夙昔經術。發為經濟。移孝作忠。為當代名臣。公退之暇。手訂五禮通攷。數千萬言。剞劂告成。既乃取平日所為文。分類編次。為若干卷。名之曰味經寓類稿。味經寓者。公少時讀書之室名也。錫山自高。顧諸君子講學東林。遺風未墜。尊甫給諫公。潛心性理。學養尤邃。公耳目濡染。聞道最早。顧不欲居講學之名。乃與同志三四人。為讀經之會。每旬有餘日。則一會於所謂味經寓者。會則出其所得而商榷之。嘗曰。先聖之蘊。具於六經。舍六經安有學哉。及其出而為文。光明洞達。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譬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所向無敵。而不為佻巧詭遇之計。蓋嘗受而讀之。詩賦章奏。序記論說。無體不備。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昔人稱昌黎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經之法言不陳。非六經之疑義不決。折衷百家。有功後學。所謂吐詞為經。而蘄至於古之立言者。惟公有焉。嘗慨秦漢以下。經與道分。文又與經分。史家至區道學。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後世傳文苑。徒取工於詞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輒嗤文章為小技。以為壯夫不為。是恥蟹

慨之繡而忘布帛之利天下。執糠粃之細而訾菽粟之活萬世也。公之學求道於經以經為文。當世推之曰通儒。曰實學。不敢度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遼卓然必傳於後世。此之謂能立言者。昌黎不云乎。言浮物也。物之浮者罕能自立。而古人以立言為不朽之一。蓋必有植乎根柢而為言之先者矣。草木之華。朝榮而夕萎。蒲葦之質。春生而秋槁。惡識所謂立哉。子自官京師。以年家子從公游。公以其不為世俗之學也。而亟稱之。丁丑戊寅之間。館公邸第。因得稍窺公得力所自。茲承公命。論次其文集。謹取所聞於公者而書之卷末。若其筆力之馳驟。體格之簡嚴。波瀾之浩瀚。覽者當自識之。故不復贅云。

錢氏祠堂記

古者宗廟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公制禮。以禘為殷祭。改夏為禴。春為祠。許叔重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孫叔然郭景純解亦云。祠之言食也。祠本宗廟之祭。秦漢以降。神祇羣祀通稱焉。故祠於壇謂之祠壇。祠於城謂之祠城。祠於堂謂之祠堂。與祠之官曰祠官。太常有祠曹。其儀式則曰祠令。祠者祭之名。而非祭之所。漢志所稱某縣有某祠者。謂祠其神於此地。非指其室而言。洪氏隸釋載殷阮君神祠。碣孔君神祠兩碑。亦是此例。後人習焉不察。直以祠為祀神之所矣。古禮大夫適

士官師皆得立廟。而以宗子主祭。故有百世不遷之宗。三代以後。仕者不世祿。大宗不能收族。而宗法廢。雖貴為大夫。猶祭於寢。於是有祠堂之說。以祀其先。俾族姓不忘其所自出。猶有宗法之遺意焉。吾錢氏遠有代序。散居於江浙者尤多。吾始祖自常熟之鳳里。徙居邑之盛湮。以力耕起家。再傳而析為兩支。一居外岡。一居望仙橋。迄於今幾三百載。生齒日繁。昭穆漸遠。康熙中始議春秋合族人祠於先塋。祠畢。餽其餘於主祭者之家。而祠堂猶未建立。歲辛巳。先君子謀於族父兄長者。卜地於外岡之西。練祁之陽。為堂三楹。門三楹。繚以周垣。秋霜春露。祇薦歲事。几筵載設。登降有所。前期卜族之一人主其祭。而族人稍醵錢以助之。品物少而文詞亦不多。庶幾無忘祖宗淳樸之遺。相勉以孝弟。勿流於侈靡。以致後不能繼。西鄰之禴。實受其福。先祖其康我乎。祠成。先君子嘗欲為文記其歲月而不果。歲丁酉秋饗畢。族父兄皆來會。僉謂大所宜製文刻之石。於時先君子下世再期有五月矣。乃泫然泚筆而記之。

記湯烈女事

或有問余曰。夫婦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女而未嫁。未有夫婦之義也。而從其夫以死。禮歟。曰。非禮之中也。在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說者以為夫死女斬衰而弔。既葬而服除。服除而嫁。先王制禮。不以從一而終之義。責之未嫁之女。而後世乃有終其身不嫁者。有就壻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皆禮之所無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嘗不原其志而取之焉。蓋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於人之義。夫死斬衰而弔。禮既不去其夫之名。而且許其服婦之服。三年之恩未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如是而為之死。雖過於禮而未悖乎禮之意也。夫毀不危身。禮也。而春秋於子野之卒。未嘗貶其非孝。事師心喪三年。禮也。而子貢之喪孔子。三年之後。築室獨居於場。雖知禮如孟子。且亟稱之。豈非以世俗日漓。人倫之際。竄取其過於厚者。以激厲頑懦歟。而或以烈女之死。其夫為非禮而訾之。毋乃好議禮而不樂成人之美乎。余之從祖父王丈府君。聘外岡朱氏女。未娶而夭。朱在室聞訃。乘間自縊。死事載嘉定縣志。今春王子濤為余述湯烈女事。乞余文記之。濤誠慤好學人也。其言宜可信。乃叙之曰。湯氏嘉定之薛涇人。許嫁同里王謙益。謙益年十六而殤。烈女往視殮。號泣如不欲生者。比還。晝夜哭不飲食。遂病。病且殆。父母問所欲言。則曰。夫婦胖合也。兒死請葬於王氏。父母諾而慰之曰。若果有志。若幸愈。令若往奉若舅姑可乎。烈女已不能言。領之。有頃卒。實乾隆九年九月某日也。謙益早慧。其父既痛惜之。聞烈女死。悲其志。乃迎柩合葬。小

嬰塘之源。濟謙益之從子也。嗚呼。士大夫好談節義。或未能忘身後名。至如鄉曲女子。志在從一。視死如歸。豈有所為而為者。夫惟無所為而為之。乃愈可傳也。

處士陳先生墓表

嗚呼。自科舉之法行。士大夫習其業者。非孔孟之書不觀。非程朱之說不用。國無異學。學無他師。真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矣。然學者自就傳而後。粗涉章句。即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庸輟駢散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轉不如詩賦策論之難工。由是六經諸史。束之高閣。即四書之義。亦可勿深求。譬猶茫焉誦經禮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竊憂焉。攷元時始以四書義取士。當時士大夫謂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者衆。則為其道者將多。迄今垂五百年。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蠻徼。無不知誦四書。尊程朱。而未見有為其道者。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豈口耳之果無與於身心乎。何其相戾之甚也。於此有人焉。能究心於四書。以自淑其身。而不為科舉之學。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太倉之南鄉。有陳君宏猷者。幼而穎敏。年二十五。始慨然有求道志。或勸應童子試。謝不應。家貧。教授生徒。自給。手四書一編。晨夕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數十年如一日。鄉里笑其迂。呼為小朱文公。君以為誠然。歆然曰。吾無其實。敢有其名乎。甯化雷公鉉。視學江蘇。君攜所著四書晰疑往謁。雷公

延以賓禮留署中講論無虛日。以為相見晚也。君以少時好談易。繼乃專力於四書。晚年復作四書就正錄。理益淵邃。而言極平易。間出一二新意。或疑與註異。則曰明經當以理為主。與其屈經從注。何如舍註從經耶。明季陳孝廉確庵。以講學名。或言君為確庵之後。君悚然曰。非也。然豪傑之士。必有待而興乎。其立志如此。君諱鉉。宏猷其字。其卒以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十七都七園鹽鐵塘。今之士大夫。諱言道學。懼無實而冒其名。或藉以梯進干譽。為世所輕訕。然聖賢之言。具在。優而柔之。厭而飲之。終身不急。而未嘗志於祿利。與世競一日之名。若陳君者。洵加於人一等哉。子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去其廬不二十里。顧未嘗與君識面。君既沒。門弟子王濤。持其遺書。請子文表其碣。子非能知君者。嘉濤之不忘其師。重遺濤意。而為之辭。蓋師死而不之背。亦今人之所難也。

李南澗墓誌銘

己卯之秋。子奉命主山東鄉試。得益都李子南澗。天下才也。填榜日。按察沈公廷芳。在座起揖。賀子得人。越三日。南澗投刺請見。與語竟日。所見益奇於所聞。南澗與人交。有終始。雖交滿天下。獨喜就子。在京都日。相過從。其歸里也。每越月逾時。手書必至。得古書碑刻。或訪一奇士。必以告。及出宰劇縣。在七千里之外。奔走瘁瘁。簿書

填委而書問未嘗輟。觀縷千百言。從不假手幕客。予嘗夢遊南澗。官齋覺而書至。意甚異之。殆所謂同氣相求者。去歲南澗自粵西貽予書。言生離於死甚劇。自後久不得音問。又數感惡夢。今冬其弟文濤使來告曰。吾兄以去年八月四日病癰。終於官舍。遺命不作行狀。以自編年譜。乞先生銘其墓。嗚呼。南澗果死矣。世豈復有此才哉。南澗諱文藻。字素伯。一字荏晚。晚又號南澗。先世自棗強遷益都之春牛街。祖元盛。父達。皆以南澗貴。贈如其官。南澗天姿俊朗。年十三。從父遊曹家亭。子作一記。做赤壁賦。已有思致。十五學為詩。二十一補縣學生。好博覽。今古不為世俗之學。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既以第二人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成進士。廷對策博瞻。為進士最。以補試例不與進呈之列。然讀卷官交口歎賞。無異詞。久之。謁選得廣東恩平縣知縣。到任後。奉檄署新安縣。又奏調潮陽縣知縣。以海疆三年。俸滿保薦。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沒。其居官以清白強幹稱。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獲盜多不承。有司無如之何。南澗始至今。有牛之家。各於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僮以印烙登簿。以印付買主。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簿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部行之。陽江民劉維邦。以母病延道士作法。借鄰人刀十柄。縛梯上以驅崇。更索錢不遂。取刀送縣。証以不軌。南澗奉檄往勘。廉得其實。

白於上官。釋之。未幾。陽江令以它事被劾。銜南澗甚。遣親信僕潛至恩平。欲探陰事。中傷之。居兩月。無所得。乃已。潮陽民好械鬪。往往殺傷多人。南澗至則懸鉦於堂上。有將鬪者。令地保馳入城擊鉦以告。立往拘治。衆則散矣。自是械鬪稍息。縣故有東山書院。延進士鄭安道為師。購經史子集數十種。以教學者。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任其地者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還至番禺。命工摹光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以歸。曰。此吾廣南宦橐也。性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債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藏弄數萬卷。皆手自讐校。無輒近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過學宮寺觀巖洞崖壁。必停驂周覽。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則盡漏之。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廟。命僕拓碑。東燭竟夜。比曉。問總督舟已過矣。其詩古文。皆自櫂所見。不傍人門戶。視近代模擬膚淺。以為大家蔑如也。然口不道前輩之短。以為非盛德事。過嶺後。治公事。日不暇給。而詩益工。郵亭僧院。信筆留題。雖與隸皆知為才子也。生平樂道人之善。鄉先正詩文可傳者。必撰次表章之。元和惠定宇。婺源江慎修。皆素未相識。訪其遺書。刊行之。德州梁鴻勳。窮老而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咸目為癡。南澗一見奇之。為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其在嶺表。士子以文就質無虛日。獨稱欽州馮敏昌。順德胡亦常。張錦芳。作嶺南三子歌。其獎借後進。誠

